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蕭山 毛 牲

叅定

華亭 吳懋謙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寄李十四員

外布十二韻 哭韋大夫之晉 江閣臥病

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潭州送韋員外牧

韶州 酬韋韶州見寄 樓上 千秋節有

感二首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登舟將適

漢陽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長沙送

李十一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

參軍歸澧州觀省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帟

尚書靈樞歸上都二十四韻 暮秋將歸秦

畱別湖南幕府親友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

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

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

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句動人接

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

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

至矣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

呈蘇渙侍御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別張

十三建封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北風 幽人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

韻奉呈湖南親友 奉贈蕭十二使君 對

雪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暮冬送蘇

四郎侯兵曹適桂州 客從 蠶殺行 白

鳧行 朱鳳行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 清明 風

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奉送二十三舅

錄事之攝郴州 送魏二十四司直克嶺南

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送趙十七

明府之縣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

裴知字韻 歸雁二首

江南逢李龜年 小寒食舟中作 燕子來

舟中作 贈韋七贊善 酬冠十侍御錫見

寄四韻復寄冠 入衡州 自馬 舟中苦

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江閣

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題衡山縣文宣

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

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

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

屬江漲泊于方田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目錄 終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目錄

謝靈運詩

皇清令趙汝志方田縣四十里秩行一日

姪配肉熱贈景山荷野外對典盡本

王南博學堂

謝靈運詩

燕彭劉奉呈明中丞獻簡臺省滿公舟山閣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大曆中公居湖南作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裴虬也 涪溪觀唐賢題名

河東裴虬字浹源大曆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按舊書本紀大曆三年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渙卒虬蓋代渙通典唐侍御史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舒元輿御史記中丞為端長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

筵道州在南方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

計拙以下自謂

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

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察下氣蘇君子前會

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

促觴激萬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英華作缺初集黑

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烟鵠鵠一作鵠

鵠鵠催明星解袂從此旋白團團扇也何遜詩透迤

林鵠鵠似伯勞而小今考此是二鳥名鵠鵠也爾雅鵠麋鵠羅願爾雅翼云蒼麋其色蒼如麋也

一名鵠鹿本草狀如鶴而頂無丹兩頰紅景差大招炙鵠蒸鳧即此鵠乃鵠鳴月令十一月鵠鳴不

鳴注求且之鳥也郭璞方言注云似雞冬無毛晝夜鳴禮記引詩作盍且注又作渴且皆以義借用

與鵠冠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

附書遠山巔

按道州先經西原蠻寇掠元結為守稍安戢裴繼元之後故勉其無愧高賢不嬰懷於喪亂也

減兵甲安井田正告之以靖亂之道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原注新除司議郎兼萬州別駕

雖尚伏枕已聞理裝唐書萬州南浦郡屬山南東道

按詩云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又云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明

是沂流而上以至萬州舊編廣德二年成都作乃是順流下峽不當曰上凌虛且荆門在萬州之下無由至此附書也黃鶴以

悶能過小徑謂指成都草堂則尤固而不通公去江陵雖多在舟中未嘗不居客舍

浦云此詩朱年編大曆四年是夏公在湖南常舟宿則不應有小徑摘蔬等句仇本編廣德二年是夏公在成都而萬州亦在峽內則不應有巫峽黃牛等句總由誤認荆門附書為公欲托李致札耳不知詩意不尔也詩

應是三年之夏在荆州作李尔當在荆州近境

公安詩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潭州詩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此可証也草堂本次大曆四年湘江詩內今從之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

書漢書戾太子冠武帝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元和郡縣志博望苑在長安縣北五里按唐制司

議郎乃東宮官屬故用之謝承後漢書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

陳仲舉座也不更辟蕃惶恐起視職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

炎天濶那堪野館疎莊子我其黃牛平駕浪畫鷁

上聲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郭璞詩高浪駕蓬萊悶

能過小徑自一作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

掃除宿陰繁素奈過雨亂紅蕖素奈注見十六卷寂寂夏

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一云梳

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敝廬公意欲邀李十四過已客居侯涼秋水落然後

之官舊注以發敝廬為公欲訪李非也

哭韋大夫之晉韋之晉見十九卷之晉在湖南加御史大夫常袞撰

制載文苑英華

悽愴郇須倫瑕邑一作差池弱冠年丈一作大人

叨禮數文律早周旋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注河東

解縣西北有郇城水經注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今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一統

上二部詩集 卷二十一 三

浦云附書句正勸其附書狀舉主請寬假期而已亦可助之請也

志在今平陽府猗氏縣言弱臺閣黃圖裏簪裾

冠之時得交韋大夫於晉地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條然貢喜音容間馮

招疾病纏南過駭倉一作蒼卒北思悄連綿貢喜注見一卷

見招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駭倉卒駭韋之死也鵬鳥長沙諱犀牛鵬鳥賦注見四

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卷華陽國志

秦李冰為蜀郡太守作五犀牛以厭水精蜀人慕之名其里為犀牛里後漢書范式字巨卿少與

張劭為友劭死式夢而赴焉劭葬日其母望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日必巨卿也式乃修墓種樹

而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

去時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為相故曰亞相此言韋有令子城府淡朱夏

江湖眇霽天綺樓高一作關樹頂飛旒泛堂前音

幕疑海鹽劉氏校本作旋風燕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

斷孝廉船沈約齊安陸王碑城府颯然庶僚如賈古詩西北有高樓交疏結綺窓

引君於士有賜帶釋名帶小幕也在上曰帶子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楊素詩竹室生虛白公

時哭韋於喪次故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

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

秋褒貶例名器重韋時充湖南都團練守捉全觀察處置等使故曰將帥

權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杜老亦以例言春也秋矣征南其遠祖也

前四江閣卧病後
四寄呈崔盧而以
四句為過接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祗瘦長夏想為

情滑憶一作喜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按錦帶即蓴絲也本草作蓴蔡

朗父名純改為露葵或謂之錦帶今南方湖澤中
多有之生湖南者最美此詩錦帶與秋菰並舉知

必為蓴無疑也本草又言蓴多食熱壅故溜匙兼

下云兼煖腹薛夢符以為錦帶花謬甚

煖腹誰欲致一作覓盃罌盃罌謂酒言溜匙煖腹得此已足誰欲更致盃罌作無厭之求乎誰字自指不指崔盧

潭州送韋員外迨牧韶州唐書世系表韋迨終嶺南節度

行軍司馬韓愈韋夫人墓誌大王父迨以都官郎為嶺南行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

韶州注見七卷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

光公與韋同官員外郎白首多年疾秋天仇云想是五秋次日昨夜涼洞庭無過

雁書疏莫相忘潭州畱別杜員外院長韋迨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

偏地濕愁飛鵬天炎謂已注韶長跼鳶去畱俱失意把臂共

潛然謂杜在潭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溪慙長者轍重得故人

書白髮絲難理一作並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

此種詩淡而有味

韋詩六佳

上二詩集卷二十一

取北來魚蔡曰答韋無南雁之句蓋謂雁不過衡陽而瀟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唐書湘潭縣屬潭州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

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

報章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鍾會賦散髮抽簪皇輿三極北

身事五湖繫詞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注天地人謂之三極戀闕勞肝

孝子德云語淡而雄而悲

肺論刊作材愧杞柎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千秋節有感二首舊書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

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寶鏡及承

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通鑑仍又移社日就千秋節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

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

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飲白首

獨餘哀玉海舊紀玄宗以千秋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又有賜羣臣鏡詩淮南子聖人

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首章叙前後節

事

戀闕承才承身

詳略虛實相為
秉承此二者自然
之節族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

桃雲樓見題下注仙樂注見十七卷漢武內

以四枚啗帝羅韞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

酒走索背秋毫南都賦羅韞躡蹠而容與洛神賦

若芙蓉出綠波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

舞霍走索上而相逢注走索舞絙之戲也通典注

比肩而不傾所謂背秋毫也玉海唐實錄開元二

十四年八月千秋節御廣運樓宴羣臣奏九部樂

內出舞人繩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

伎頒賜有差北滿眼送波濤邊心此日勞即芙蓉小苑入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原注時丈人使自江

支率錢米唐書元帥副元帥府有行軍

參謀關豫軍中機密盧蓋江陵帥府參謀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

僑自出注見十九卷曰同自出蓋參謀之母與公

見二卷左傳季札聘丈人藉才地門闕冠雲霄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相於注見賜錢傾府待

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十六卷

爭米貯一作船遙隣好艱難薄毗一作心杼柚焦

趙日賜錢爭米題注所謂支率錢米也府謂長

沙時必有長沙錢米應輸江陵者盧為之請旨

第十句心字沈

姚曰此謂先有朝旨以
湖南濟江陵給其錢未
而湖南帥吞未給琚待
此帥命久未得故有蒼
生轉寂寥之歎

浦云雲
樓含風
仇注不
作樓殿
名解極
是

支給本郡故言民心焦嗷。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

不可多斂以奉隣邦也。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

白帖晉輿服志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得

自具作漢世有鞶囊者佩在腰間或謂之綬囊按

隋唐以後官不佩印止有隨身魚袋此云銀章破

在腰蓋舉銀魚言之當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

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

條。謝瞻答靈運詩牽率酬嘉藻非造次天子多

言非造次可致也。○客星至此皆自敘

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鵬如陳作

史記趙高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鵬鳥賦序鵬

似鷄不祥鳥也。時盧待恩旨公恐其奉行未至

戒以此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瓢流年疲蟋蟀體

物幸鷓鴣辜刊作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周禮酒

有五齊一日泛齊注泛者成而浮澤泛泛然酒德頌操觚

飲瓢詩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體物謂賦也張

華鷓鴣賦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

重送劉十弟判官劉為襄陽節度使梁崇

分源不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

優左傳晉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事孔甲以更豕韋之後帝王世紀

杜公自言說詩能
累夜可惜當日無
人錄其所說

公有惜別行送劉
判官或即此人

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登舟將適漢陽

漢陽注見十九卷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猶在眼浦浪已吹

衣

公以四年二月到潭州因居焉故曰春宅

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

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

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莊子漢陰丈人曰有機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中

一作南

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公追酬高蜀州人日

詩序有昭州敬使君超先當即其人也唐書揚州廣陵郡屬淮南道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

歌少長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

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

爾誰過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已淮

海莫蹉跎

長沙送李十一

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

按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

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曆五年為十二秋今詩所云蓋只約略計之或欲據此為五年秋自衛歸

潭之證則不然也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

尚方

李于德云塞雁有春秋之期檣烏乃終歲不息其所感深矣

風字以音節為收勒

神來氣合絕非物調亦不須有照應矣

履注見十六卷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

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後漢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收者相存相恤之義

黨錮傳杜密與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注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又范滂母謂滂曰汝今得與李

杜齊名死亦何恨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樞歸上都

二十四韻韋尚書即之晉

素幙度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

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朱幡即丹旄也文選注旄引柩幡參佐

謂參軍佐史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

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禮記助葬者必執紼左傳

注紼輓索也言侍御感葦舊恩故護櫬而歸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龍驤注見十四卷舊書輿服志法

深衰一作見士則雅論在兵機龍驤注見十四卷舊書輿服志法

冠一名獬豸冠以鐵為柱其上施珠兩枚為獬豸之形左右御史臺服之世說陳仲舉言為士則

行為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

掃除非但促一作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

老肯慮白登圍司馬彪續漢書孔壺為漏浮箭為刻陸倕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袍

箭玉帳注見九卷漢匈奴傳高帝至平城冒頓縱精兵三十萬圍帝於白登七日注白登在平

城東南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萬姓瘡

只二十韻

雅論字法應補入前卷王信州舊篇未

疾合羣兇

刊作雄

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

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稀對敷揚東上引下期特達衰朽再

中後以直諫勉盧皆歸朝後事

芳菲

戎狄至此皆時事塵沙落禁闈言吐蕃屢寇京畿也他日掃除非言為掃除之策者非其人也但促銅壺漏休添玉帳旂言天子但當早朝勤政毋事添兵苑中即復愁詩由來貌虎士不滿鳳凰城意也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言執政大臣不以主辱為憂也羣兇嗜慾肥言河北諸降將也刺規以下言當納諫諍希儉約以圖治理上云往年朝謁斷下云衰朽再芳菲嘆已之不得歸朝而期待御以

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杯要平聲

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

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楚詞洞庭波今木葉下

暮秋將歸秦畱別湖南幕府親友

按此詩舊編四

年與登舟將適漢陽同時作王彥輔黃鶴之徒以為作於五年故有公卒於潭岳之間之說然與二史不合鶴又云前題將適漢陽此題將歸秦不應一時所向不同不知適漢陽者正欲泝漢水以歸秦耳時竟不果歸終歲居潭

水濶蒼梧野樊作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

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

通鑑注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

使府為大府亦謂之會府

北歸衝雨雪誰一作憫弊貂裘

一作是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一作是

一本無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

此乃正聲正格何得以乞相目之

黃生謂逋窮在水濶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句暗承按將何將軍山林云風磴吹陰雲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草衣冷欲裝棉酒醒衣冷皆因陰雪瀑泉此六暗承也

題云八韻詩
只七韻

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

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句動人接

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雷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

於蘇至矣唐藝文志蘇渙詩一卷渙少喜

號白頭以比莊躋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

湖南崔瓘辟從事瓘遇害渙走交廣與哥

舒晃反伏誅南都新畫渙有變律詩十九

首上廣帥李公唐人謂渙詩長於諷刺得

陳拾遺一鱗半甲黃鶴本題作蘇大侍

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以此題為序今從

草堂及吳郭諸本題云八韻而詩

止七韻疑八字誤或詩脫一聯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

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齋房芝注見十四

詩勝於殮芝引年故對昨夜舟火滅黃作天接

鏡而覺白髮之變黑也昨夜舟火滅一作接天

娥簾外悲百靈未敢刑作散風破浪一作寒江遲

賦感河馮懷湘娥曹植樂府湘娥拊琴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一作

呈蘇渙侍御裴之官嘗有湘江宴餞詩渙時在坐故此詩連及之蓋公自

只得七韻

此八句叙得好

呈蘇非托裴轉寄渙亦在潭故也

溫一作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

存恥作窮途哭史記張儀為楚相答掠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在儀曰足矣

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

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

湘岸千林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使我夜坐費燈燭

狄仁傑傳問立本謂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說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州記長沙郡鄴縣有鄴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為酒極甘美○言得道州書寶如珠玉故無心飲酒對

菊讀之晝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

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駮耳行甚速見三卷聖朝

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傑人黎元愁痛會蘇息

良狄跋扈徒逡巡西京賦睚眦跋扈梁冀傳此跋扈將軍也按說文扈尾也跋扈

猶大魚之跳跋其尾強梁之義也選注及後漢注俱未明授鉞築壇聞意旨顏

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

臣晉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於明堂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世為患

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武帝嘗問劉

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道州時兼御史其人敢於諫諍故以郭欽劉毅儼

之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平傾壺簫聲

前九韻中六韻
後八韻而前九
之末二韻已開下
二段此六前後伍
勢也

轉得妙

精神團結至
于如此所以
異玉溪轉韻
諸篇

管黑荆作動一作理白髮儻劍霜雪吹青春左思詩酒宴酣氣益振

筵曾語蘇季子後裴逸入蘇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

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

亦隱几曾語曾語及之也定王城注見九卷雲孫注見十八卷

市北與我為肩輿謝靈運詩楚老惜蘭聯袂之歡所居亦有抱甕隱几

之適其人之為余傾倒如此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

一作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

鼓角何時休障前部曲終日死後漢馬融傳融為大將軍西第頌頗

為正直所羞謝安傳高松戲之日卿累遷朝章

高臥東山續漢書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

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

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史記毛遂招十九人

日公等碌碌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我丈特英華作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

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一作通牛斗事業富清

機官曹貞一作正獨守神堯注見十八卷人得自曹據

思友詩清機發妙理頃來樹嘉一作佳政皆已傳眾口艱難

貴安冗長去聲吾敢取此苟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

此苟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

久職勿辭討論實解願操割紛應手文賦固無取乎冗長言艱難之時能以安

靜為治體無取冗碎之務也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也篋書積諷諫宮闕限

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秉鈞孰為偶奔走言李斯奔走幕職

親聞淹泊泛愛惜衰朽垂白辭吳作亂英華作慕南翁委

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史記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知亡秦者必楚真隱傳南公為楚人居國南鄙因以為號著

書言陰陽事班固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注引淮南子塞上翁事見九卷窮轍鮒注別見

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為回

首

別張十三建封舊唐書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湖南觀察

不樂職輒去後為徐泗濠節度使公別建封蓋在其去職之時也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

躇唐藝文志高祖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監修太宗實錄二十卷敬播顏胤撰房玄齡監修

善文靜見太宗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因與定議起兵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

言高祖初不從也

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彭

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劉文靜傳文靜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

劉文靜傳文靜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

劉文靜傳文靜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

亂南翁猶柳子厚書云居蠻夷中久已與為類矣

仕隋戰死贈爾惟外曾孫侗汗血駒眼中萬少

上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

人子童卯聯居諸舊唐書建封兖州人父玠少豪

蕃兵脅下城邑玠率鄉豪集兵殺之太守韓擇木

方遣使奏聞玠流蕩江南不言其功按公父開為

兖州司馬此云故人當以趨庭之日與玠遊也建

封以貞元十六年終年六十六公開元末遊兖

建封是時纔六七歲故云童卯聯居揮手灑衰淚

諸舊注公幼時與建封父友善終矣

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一作

結晚交一作稽紹自不孤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

長史王暉善咳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

家躬營哈殯晉書稽康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

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擇材征南幕潮一作

此言得交建封可以子託之也

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晉杜預為

軍以比韋之晉史記樂毅降趙燕惠王遺毅書

且謝之毅亦作書報焉建封在之晉幕中當必

不合而去觀此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

詩四語可見一作稅駕大厦傾宜扶此又勉之以出而濟君臣

嘶鳴句不明出馬字六前雁句之類

各有所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枯栢枯建

封之才本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

當為時用功業竟何如羽人注見十七卷按史云建封不

吾望子以雲臺建立之事彼羽人之流掃除海外以視功業濟世者竟何如耶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舊唐書武德五年改隋交趾郡為交州總管府後改安南都護府武德四年置廣州總管府後改中都督府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一作空垂子孫不振耀一云沒不

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衆中見

毛骨猶是麒麟兒魏徵傳貞觀七年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晉中興畫稽紹謂

其友曰瑯琊王毛骨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

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野一作陰忽驚會

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自笑

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得

無妻嫂欺長卿四句嘆魏佑之有才而不遇也尚

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

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

歸輕土宜言輕去鄉土也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

王者樂張遊子悲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侍婢艷傾城

綃綺輕一作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透迤

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

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

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石崇傳武帝嘗以珊瑚樹賜王愷高

廿六韻中寫歡會至十韻之多未以一閣字收

公侯句即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意

二尺許世所罕比愷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
手而碎 珠碧珊瑚皆交廣所產故詩中及之
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戎馬聞天宇嗚呼生別
離趙曰擊碎珊瑚雖氣之豪邁然賓
主之儀不可不慎也又戒之以義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一作低垂洞庭秋欲雪鴻雁

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

清猶茹芝浦云朱鳳借指南方以朱鳥為南方宿故趙注威垂無氣象也

幽人詩末有五湖浩蕩語必居湖南時
作也草堂本編潭州詩內今從之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一作識所歸麟一作靈鳳在赤霄

何當一作常一來儀麟鳳夢弼疑作靈次公引南史
寶誌見徐陵曰此天上石麒麟

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然不可言來儀也作靈是○
雲本從龍孤雲羣遊必待神物歸之以况幽人類
聚非其時則不出也靈鳳赤霄往與惠荀一作詢輩
况幽人之高舉不可得見也

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

流幽人見瑕疵何雲曰惠荀舊注惠昭荀瑀固屬
偽撰杜田以為惠遠許詢亦謬立

度正可與支公並用公詩亦屢見之且自昔多稱
遠公公詩亦兩謂之廬山遠不言惠也按公逸詩
中有送惠二過東溪詩云空谷滯斯人又云黃綺
未稱臣與此詩中年滄洲期句正合詢或其名未

可知也瑕洪濤隱語笑樊作語鼓枻蓬萊池崔嵬

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一作獻暮把東皇

若四皓者豈不雲
之遊乎麟鳳三儀
乎惜其不幸而名
見知尔曰為趣者
悲之也曰浩蕩者
又佇望之矣
五湖浩蕩並商
山芝六遠矣

衣初學記海一云朝夕池亦云天池 山海經大

一日居上枝皆載鳥韋誕景福殿賦龍舟兮翳

翠蓋東皇注見十卷郭璞遊仙詩左把浮丘補

人為滄洲之遊如此嘽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

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黃庭經口為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液災不干注口

中液水為玉津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

天得真錄注服元和謂咽

津液五湖洞庭湖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

親友仇奉編大曆五年冬自未陽回北復泊洞庭之作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

心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斷兩節間

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鳴其

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

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

氣正十二律定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桓譚新論神農始削桐為琴七發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聖賢名古邈

半生此四語原風疾所由生也

音莫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一作見參如

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震東方也一日即震澤之

八卷馬融長笛賦正瀏漂以風冽故國悲寒望

羣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一作楓岸壘吳作青岑

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非一作祭鬼彈落

方

此處一冠字後半
一周字亦自相照應
而中間復有錦字
數字以和之然首
尾皆諧踰十韻矣
着此于三十六韻之
中央豈非拊心悅傷
哀歌微吟之節族耶

浦云自乾元二年入蜀
至大曆三年出峽為十
暑自三年至今五年為
三霜。觀三霜楚戶砧
句的係五年歲晚其不
卒於未陽無疑

似鴉禽岳陽風土記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

非其鬼而祭之風土記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

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似鴉禽鵬也

莊子見彈興盡纔無悶愁來遠不禁生涯相汨沒

而求鴉炙與盡纔無悶愁來遠不禁生涯相汨沒

時物自一作蕭森疑惑樽中弩淹留冠上簪牽裾

驚魏帝投閣為劉歆風俗通應彬為汲令請主簿

於杯中影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彬知之延宣

於舊處設酒因謂宣曰此乃弩影耳宣病遂瘳

冠上簪謂朝簪公久臥疾未得歸朝故曰淹留也

本為劉歆子蔡獄辭連及今云為劉歆蓋借狂走

用事以趁韻耳二語言已因救房瑄得罪

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藜不糝女刊作貴玉為

珠朱浮責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陸機贈從

兄詩願言思所欽汝指湖南親友晉書太守

馬岌造宋織不得見銘於壁曰其烏几重重縛鴉

人如玉為國之珠爾雅琛美寶也烏几重重縛鴉

衣寸寸針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庾信有哀江

注見四卷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

白頭吟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反樸時難遇一作

忘機陸易沈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莊子與世

肩與之俱是陸沈者也郭象且人中隱者譬無水

而沈也鶴鷄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遂不受春草

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泔泔鮑照

謂已實
如此而
親友尚

知欽敬
也所欽
當屬自
言舊注
非是

奇行藥至城東橋詩注因病服藥行以宣導之漢書外戚傳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以飲許后有頃曰我頭涔涔時必有悼傷事天追潘岳持危覓借對鄧

林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

宋鐔音尋○潘岳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注瘞埋也黃曰元稹誌公墓云嗣子

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早世甚明今詩云瘞天意是時喪宗文也錢箋樊晃序工部小集云君有宗

文宗武近知所在漂泊江陵則宗文之亡實在工部沒後鶴說妄也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道渴

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莊子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史蘇秦傳今子舍

本而事口舌張儀傳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存否莊子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衛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納流迷浩汗峻趾一作得嶽

為鍊說文鐔劍鼻也

釜城府開清旭松筠一作起碧濤披顏爭倩倩逸

足競駸駸朗鑿存愚直皇天實照臨美幕府諸公

城府松筠幕府所在也詩載驟駸駸披顏二句言望其顏色者皆爭往而歸之愚直公自謂

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濶干戈北斗

溪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

至今錢箋大曆三年崔寧既入朝楊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寧弟寬攻破子琳收復成都四年

六月子琳敗還瀘州招聚亡命數千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擊破王守仙於忠州遂殺夔州別駕張忠

據其城衛伯玉欲結為援以夔州許之為之請於朝此詩公孫侯景皆指子琳也玉臺新詠劉勳

妻王氏詩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金陵記南朝計吏止於傳舍將去以判馬草瀉井中謂無再過

仇云此詩作於未陽
阻水之後公之不隕
於牛肉白酒明矣其
云葛洪詩尸定解蓋
亦自知不久將沒也
編詩者當以此章為
絕筆

之期矣不久復至汲水遠飲遂為昔時之剝刺喉
而死故後人戒曰千里井不瀉剝諺又云千里井
不反唾唾乃剝字之訛也左傳虞人之箴曰芒
芒禹跡畫為九州楊雄傳贊箴莫善於虞箴作州
箴○按唐書是年冬十一月吐蕃復寇靈州又馮
崇道朱濟時反廣南故有干戈北斗及戰血軍聲
等言將客元也
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還一作任家事丹砂訣無

成涕作霖晉中興畫葛洪止羅浮山中煉丹在山

行岱得書狼狽而往洪已亡時年八十一顏色如

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

尸解得仙蜀許靖傳靖走交州身坐岸邊先載

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

許文休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

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

○奉贈蕭十二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叅大府前後間清

塵原註嚴再領成都余復叅幕府○嚴武初鎮蜀

蕭嘗叅幕府及再鎮而公繼之故曰前後間清

塵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只

相馴起草言為尚書郎也詳詩語蕭蓋除郎官以

他事貶縣令旋復入為郎故云蕭雉只相馴

次公引唐志凡詔令皆舍人起草固終始任安義

是然公詩所用起草皆以郎官言之原註嚴公

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原註嚴公

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
焉及太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
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漢書霍去病為
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故人門下多去事去
病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張老存家事稽康有故
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姚云巢許六句皆以
已與蕭對鵬圖乃
公自指但取南行意

廊字中間停蓄作
紐結尾四句亦無意
中叶應之

即以禁體物語
論之此二語豈非
千古獨立乎

人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辛晉語趙文子冠見張

大夫張孟左傳楚子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此以張老比蕭使君言能存

嚴公之家也稽康故人謂山濤注見前巢許

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熊軾

石瑩逾新廣文絕論志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

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中唐書羅江縣屬綿州曠絕舍香舍

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湖春舍香注見

停驂雙闕早自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

貨粟一起轍中鱗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盧侍御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淡北渚

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

憶君五六句賦雪之極筆既亭而謂羣羊掛角無迹可求者豈必盡於三昧語得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帶雨不成

花金錯囊從一作徒罄銀壺酒易賒漢食貨志王

黃生曰
七用王
子猷訪
戴事八
取鄭風
鷄鳴風
雨詩而
皆反之

易賒言
不易也

以黃金錯其文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舊本公
日一刀直五千白注何
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按二語今何記空
集不載公復愁詩鈞艇收緝盡昏鴉接翅歸不應
直用成句且昏鴉亦常語何獨於此釋之必出
後人假託今流俗本所云公自注者多此類也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浦云非映外之歸州歸字下疑有脫字長孫蓋北歸者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

舊注玉臺集盧思道有和徐參卿擣衣詩按太

白集有宴鄭參卿山池詩公為劍南節度參謀今
罷故曰休坐幄古詩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旁

漢宣帝紀尤樂杜鄠之間杜屬京兆鄠屬扶風

時吐蕃入寇京畿故曰鄠杜旁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

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

雌雄劔吹毛任選將

吹毛注浦云雲引鷗飛去欲同見四卷去風吹雁斷留者自留

暮冬送蘇四郎俟兵曹適桂州

公有別蘇俟赴湖南

幕詩時自幕為桂州兵曹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

詩史記蘇秦為從約長佩六國相

爾賢埋照久余

病長年悲盧縮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顏延之詩沈醉似埋照

漢書高祖使使徵盧縮縮稱病不行上怒日縮果
反使樊噲擊之樓蘭注見四卷按史大曆四

年十二月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時反歲陽
容管經略使王翊敗之盧縮樓蘭正指此也

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為人蒼梧廟看雲哭九疑黃希

杜送蘇侯詩云
兼工古體詩知
尔日已以古體近
體分其難易矣

浦云長
刺也長
年悲
老而無
用也

日九疑山在道州後
滴桂州道所從出

客從

仇云按史大曆四年遣御史稅商錢詩改托珠以諷見徵斂之慘也通首寓言只未白露意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

書博物志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述異記鮫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吳

都賦注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

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西陽雜俎摩尼珠中有金字偈緘之篋筭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無哀無淚化之珠以應公家之征斂也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

正孤中聲

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得耕田一字蠶亦成不勞

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白鳧行

爾雅舒鳧按鳧水方云山谷如此平耳但詞鳥江東人呼為野鴨古澤筆勢平耳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黃鵠化為

白鳧不能飛舉矣猶五尺童化為老翁不復少壯矣此自傷衰暮之語羅景綸目為倒句非也故

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一作暮波濤中鱗介腥膻

素不食終日忍饑西復東魯門鷄鶻亦蹭蹬聞道

如樊作今猶避風國語海鳥曰鷄鶻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

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爰居今猶避風則黃鵠蹭蹬所固然耳何

本二音言集
必以忍饑西
東為戚哉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下園本朱鳳聲。一作

嗷嗷。側身長。顧求其羣。英華翅垂口噤。心甚勞。

一作勞勞。○樂府飛鵠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

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趙云音儘使鳴。

梟相怒號

文選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豈不長。勤者羞與黃雀羣。公詩似取其意。而反之。羞羣。黃雀者。鳳采之。高翔下。愍黃雀者。鳳德之。廣覆也。所食竹實。願分之。以及螻蟻。而鳴梟。則一聽。

怒號。此即驅出六合。梟鸞分意也。詩旨苞蘊甚遠。黃鶴云。為衡州刺史。陽濟討臧玠。而作乃謬。

耳說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

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

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

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

中王。樊作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

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

忍字一作盡、上聲

名洲詩話云。朱鳳行。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鳴。梟相怒號。盡。即忍。切。曲。禮。盡。後。食。坐。盡。前。在。傳。公。子。高。人。盡。其。家。貧。于。公。即。此。盡。字。也。猶。儘。教。之。儘。○。白。黑。三。屬。詩。雪。飛。玉。立。盡。清。秋。之。盡。不。同。

此又劉夢符且盡盡字。飲手徒李義山綠楊枝。外盡汀洲。六皆此盡字。

是不差

並非古也。本應如此。後人無事。生煩惱。有許多。牽纏。不必耳。

安頓清楚然有
順逆在所以妙

皆直叙而唱出
去

竟以東西南北排作四
句而不傷其氣格且
後半篇平仄相諧者
一連九句而愈覺其
沈鬱

邊塞二句原歸
抑尤妙其實越
平和越諧而實
是抑也越諧是
越抑此理須知

作因寄王及敬弟

舊唐書昭州樂平郡屬嶺南道以昭岡潭為名○公在成都上

元初始有草堂高人日寄詩當在上元一年至大曆五年恰十年矣

自蒙

一作

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

快眼忽開

一作

送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

慨合脊高名動寥廓

對我悽悽求友篇感君

他本

鬱鬱匡時

他本

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

冥冥瀟湘水國傷

黿鼉鄂杜秋天失

鵬鶚高為散

故日瑤墀侍臣

失鵬鶚嘆高之云亡

東西南北

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

一作

拱北辰纏寇盜

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羌

他本

最充斥衣冠南

渡多崩奔

大曆三年四年吐蕃頻入寇故曰最

豈

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

王門文章曹植波瀾

中原多

闊服食劉安德業尊

楚詞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

求仙遍禮方士樂府淮南王自言尊

長笛誰能

亂愁思昭

州詞翰與招魂

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

而歎故作賦云舊注以秀之思嵇呂比已之思高蜀州也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

仇云平
帝渡江
事然唐
史謂至
德之後
中原多
故兩京
衣冠盡
投江湖
荆南并
於初

忍見梅花滿枝空一作堪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

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一作日此

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與一作老風塵

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送重表姪王砮力制切郭作殊評事使南海集韻砮履

石渡水今作厲說

文引詩深則砮

我之曾老一作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

尚書婦舊注尚書王珪也貞觀十七年珪拜禮部尚書隋朝大業末房杜

俱交友唐書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趙曰玄齡如晦與王珪同學於文中子則俱

交友可知矣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無供給客

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一作頗羞珍寂寥人散後入怪

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市鬻充杯一作沽

酒此暗使陶侃母剪髮具酒食為侃上云天下亂留客事以形容之未必實然也

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

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太宗虬

義兵時年十八四卷唐書太宗起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

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上

下云上指客言之下指主言之也馬援傳始知帝王自有真也及乎貞觀初尚

未必十八九時
輒有虬髯也此
段叙次極似史
遷想六史遷稱
陳成子之類

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唐書貞觀四年二月珪以

黃門侍郎遷侍中參豫朝政錢箋唐會要命婦

朝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高特敕賜擔子者

不在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

垂不朽唐書珪母李嘗語珪曰而必貴但未知所

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

輔才汝貴不疑復齋漫錄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

太宗起兵玄齡仗策謁軍門乃薦如晦珪則建成

誅後始見召以史傳參考詩為誤也西清詩話以

新書所載質之是詩則珪之婦杜非其母李也且

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其事甚偉史缺而不錄是

詩載之為悉世號詩史信矣容齋隨筆高祖時太

子建成與秦王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收劉

黑闥以立功名其後楊文幹事起高祖以兄弟不

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然則珪與

後半篇內有此
叙述生動乃與
前半相配此亦
自然之節奏也

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

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

宰相別無姓王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

者真不可曉也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

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一作馮翊爾家同遁逃

非爾曹言非爾曹而誰馮翊爭奪至徒步塊獨

同州也天寶末公避寇同州馮翊爭奪至徒步塊獨

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

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紫遊韁注苟

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潏潏

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古詩青袍似春草廷評近要津

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汎上瀧問江舫家聲

使南海似春草

肯墜地利器當秋毫

六典注漢宣帝於廷尉置左右評員四人魏晉以來直謂

之廷尉評節制謂廣南節度使 傳傳車也

水經注武溪水又南入里山謂之瀧中懸湍回注

崩浪震天謂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又

南逕曲江縣東一統志三瀧水在韶州府昌樂縣

西六十里釋名番鋪官禺元伊 親賢領籌運神功

船三百斛日舫切

操大夫出盧宋樊作 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戶江切 接

武海胡舶千艘

舊唐書南海縣即漢番禺縣地以番山禺山名

舊書 奐為南海太守南海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

巨鱗彭杲相繼為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賊死乃授

奐任貪吏斂跡人用安之又云自開元四十年廣

府節度使清白者四裴伯先李朝隱宋璟及盧奐

出盧宋言出其上也東觀漢記孔奮守姑臧七年

年治有絕跡或嘲其處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

改其操廣南有溪洞蠻其長曰洞主 國史補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

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有蕃長為主領劉恂

市舶錄獨檣舶淡五十餘肘三木舶淡一百餘肘

肘者西域以為度也錢箋舊書大曆四年李勉

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

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為亂勉遣將招討悉斬

之五嶺平先是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

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至石

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之物投之江中

耆老以為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後黃鶴注親

賢大夫並言李勉是也夢弼以為指王砾失之遠

矣 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

鯨鼈或驟鸞騰天聊樊作 作鶴鳴臯別賦駕鶴上

平聲六十九韻

清明

著處繁花一作華務正異一作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

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珠璫搖

鬢垂唐太宗柳詩半翠几眉開偏朱蹄注偏者一蹄偏赤也王褒頌及至駕齧膝

也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此都好

遊湘西寺諸將亦一作遠一作方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

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湘西寺即岳麓道林二寺馬援比主帥葛強比部

將金鐙都登切下山紅日蔡云一作粉非晚牙檣振音柁青

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鐙馬鞍踏廣韻

鞞鐙也齊書武帝與光樓上施青漆弟姪雖存張云表亂句本識諸將却以古開時字推

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一作難居逢迎少壯非吾道

况乃今朝是祓除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盥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

之類趙曰以唐史氣朔考之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是清明正值上巳故有今朝更祓除之句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王嗣爽曰纖濃綺麗為後來詞曲之祖

江上人家桃樹種然不礙李一作潭雅枝春寒郭作風細雨出疎籬影

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常理薄命篇吹

花困癩一作懶傍一作去聲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

薄遮人一作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赤憎猶云生憎亦方言也公詩

輕薄桃花逐水流梁武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帝春歌階上香入懷

起四句結二句乃是必學者

此種落花詩法入如何着手。兼權歌竹枝妙義而有之

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一作偷眼蜻蜓避伯

勞。爾雅：鵬，伯勞也。疏：春秋傳，伯趙氏司至，伯趙，鵬也。以夏至來，冬至去。物理論：伯勞惡鳥，故衆鳥

畏之，性好獨。未二句，只是落花時所見。鶴注：作比說太迂。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崔之攝郴州唐書：郴州桂陽

郡屬江南西道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

甥。蜀志：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友善。高交友言為徐庶所交，蓋以州平比偉也。晉書：桓玄曰：何

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

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世說：王武子衛玠之

在側覺我形穢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丹鷁排風影，林

鳥反哺聲。東晉補亡詩：嗷嗷林鳥，受哺於子。永嘉趙曰：此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也。永嘉

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晉

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公侯復，注見十九卷。郴州頗涼冷，橘井尚

凄清。從事役一作何蠻，猶居官志在行。蘇耽橘井注見十四卷。

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

官兼寄韋韶州。唐書：高宗上元三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

土人而官，或非才乃選。郎中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唐會要：開元八年八月，移嶺

南選補使 於桂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

綱選曹謂崔郎中使者謂魏司直 顏延之詩三湘淪洞庭善曰山海經注江湘沅水皆會巴陵

洞庭陂號三江口銑曰三湘謂三江也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為三湘佳聲斯一作

共樊作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鑿嫌疑陸賈裝

晉書山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漢書高祖使陸賈尉佗印為南越

王佗賜賈橐中裝直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千金他送亦千金

報韶州牧新詩昨寄一作將夜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史記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

還易之盧諶詩連城既偽往荆玉亦虛謝眺和伏武昌詩茂宰溪遐睠山雉迎舟楫

江花報邑人續漢書魯恭為中牟令有馴雉之異江花用潘岳事 論交翻

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趙必官衛

潭間故有末語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棊知字韻

唐書世系表豆盧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居昌黎棘城

煉一作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采高無敵聰明

達所為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噴玉注見十六卷

浦本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棊也十字作原註

曹植七啓符采照燭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

光芒刷羽儀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

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謝庭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折桂用郗詵事謝庭

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世說

謝太傅問子姪曰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

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除耳潘岳秋興賦序余以太尉掾寓直於散騎之省公與李皆員外郎豆盧亦必官省郎故曰潘省會於斯也

晉書樂志吳歌雜曲一曰鳳將雛按此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衡山有雙雙瞻客上聲

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浪

語愁絕一作寂故山薇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

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戶剛切

斷不堪聞

江南逢李龜年楚詞章句襄王遷屈原於江南在江湘之間史記王翦定荆江南地又項羽徙義帝於江南此詩題曰江南必潭州作也舊編荆南詩內

非是明皇雜錄上素曉音律樂工李龜年特承恩遇其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

景常為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

酒雲溪友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李

浦云仇本載黃鶴云岐王
範崔九雅並卒於開元十
四年其時未有梨園子弟
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後
如此則崔九之自注為實
而解益支離矣嘗攷明皇
雜錄梨園弟子之設在天
寶中時有馬仙期李龜年
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者
是則龜年等乃曲師非弟
子也曲師之得幸豈在既
開梨園後哉明皇特舉
舊時供奉為梨園助教
耳又公壯將詩云往者十
四五出將翰墨場開元十
三四年間正公十四時恰是
年少將京之始於此定崔
堂更暗合

老筆

開慢正承隱几來
亦正承看花來此

猶言開慢而蝶過
也若作開暇之閒
則此處無着

老筆

龜年奔泊江潭。
杜甫以詩贈之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原注崔九即岐王範。睿宗子。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開元十四年病薨。黃日開元十四年公年十五。舊書崔湜弟滌。素與玄宗款密。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開元十四年卒。正是友議。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小寒食舟中作。
朱翰謂時逢寒食。故春水盈江。老境蕭條。故看花。目暗此領聯。分承上二句。須於了無鬆徑處。尋其灰線。草蛇。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沈佺期詩。人如天。娟戲蝶過閒。慢片片輕鷗。下急湍。慢舟幕也。按子美。安而不

佳辰強飲。飯一作盃。食猶寒。隱几蕭條帶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沈佺期詩。人如天。娟戲蝶過閒。慢片片輕鷗。下急湍。慢舟幕也。按子美。安而不

娟戲蝶過閒。慢片片輕鷗。下急湍。慢舟幕也。按子美。安而不

名開古閒字通作閑。詩中不避閒字。蓋臨文不諱。得也。也。張文潛雜志云。王仲至家有古本杜詩。閒慢本。作開慢。謂舟中慢開。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一作因見蝶過也。說亦通。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一作西北是長安。後娟。片。之節。次遞來。直拓開到。結句乃是漸。大來。

燕子來舟中作。
舊入而以如今對妙境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

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
燕以春社日來。可憐處處巢君。一作居室何異飄飄託此生。燕銜泥巢君屋。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善本作貼。水益霑巾。字。鍊清。不懸讀不知也。

贈韋七贊善。
浦云韋七北歸而贈之也

浦云君指燕言寄爾處無常所也

老筆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

三象原注斗魁下兩也時論同歸一作尺五天原注

日城南韋杜北走關山河一作開雨雪南遊花柳塞

悉則雲烟二語屬韋贊善韋蓋洞庭春色悲公子

蝦吳作菜忘歸范蠡一作船悲公子悲與韋別也

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釣於洲上

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時公舟居故以

范蠡船未言韋以暫來即去之人猶見春色而生悲

自况而我則久客而忘其歸矣較韋之悲何如耶

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寇當以春時會於洞庭別後有詩見

泊洞庭船魏略殿中侍御史舊白筆側陞而坐帝

簪筆以奏不法今直備位但珥筆詩憶傷心處春

耳漢書注簪筆者插筆於首也

淡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黃帽公自謂也劉郎浦詩

黃帽青鞋歸去來舊注

引漢書黃頭郎非是

按公畏韋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

此詩云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則公十八九

歲時嘗至晉州而年譜俱失書黃

鶴謂公適郇瑕在遊齊趙時大謬

贈韋結明而以自己拖任穩重云極

黃鶴注四年春自潭如衡復歸潭五年夏臧玠兵亂故再入衡州按玠欲依崔勇於柳而此行止泊於衡故題系

王莫謝甚

五言長篇如
此種是庚子
山後特開生
面者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

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失律謂哥舒翰失守潼關君臣忍

瑕后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

體不一寬猛性所將言為政寬猛各隨其性嗟彼苦節士素

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短一作堵墻凋弊惜

邦本哀矜存事常苦節士謂崔瓘圓鑿方納兀

為治也兀則足莊子王駘兀者也舊注言自崔

為郡寡婦亦得所如兀者之安於堵墻不復驚擾

也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怨已獨在此多憂增

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三略良將之統軍也怨已而治人

元惡迷是似聚謀一作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

湖南殃烈火中夜發高煙燹上蒼至今分粟帛殺

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元惡謂臧玠爾雅五達

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舊唐書瓘以士行聞蒞職

清謹遷潭州刺史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

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佞之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

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

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構亂犯州

城以殺觀為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

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張尼切

跣古典瘡漢書累足脅息遠歸兒侍側猶

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

仇注詩
刑于寡
妻謂無
好侍之
兀者句
見恩及
無告二
句言其
約已仁
氏

引揚子琳輩各出兵為言兵猶未動且於文勢笑出

孫林之哀和氏外甥孫道生文嗟尔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罹於懷抱

詩凡四層馬來一層見馬而傷馬上即一層因馬上即推到王將被戮本層一層又因本層而偏慨死非其命者一層未以單句總結。仇云死多門語極慘兵刃鐵凍奔竄蹴踏無非死法

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此勸濟建唐書時澧州刺史楊

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玠故曰問罪富形勢易師出以律否臧凶懸否臧言與否臧者懸絕也

橋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怨暑雨厥土聞清

涼橋井詳十四卷後漢志注郴縣南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壇元和郡縣志馬嶺山在縣

東北五里蘇耽舊宅在郴州諸舅剖符近開緘書

東半里俯臨城餘跡猶存

札光頻繁黃作命屢及磊落字百行魯豈曰諸舅

送二十三舅錄事偉之攝郴州詩時將往依焉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

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陳書江總七歲而孤依

吳平侯蕭勵名重當時尤所鍾愛晉書謝安寓

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

賢張子房原注彼掾張勸通鑑德宗建柴荆寄樂

士鵬路觀翱翔樂土即郴州言將寄居柳士以觀

白馬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

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傷舊本俱作商王原叔本於

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蔡興宗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為臧玠

所殺黃鶴曰商於即張儀欺楚之地唐為商州

上洛郡史云大曆三年三月商州兵馬使劉洽

殺防禦使殷仲卿此為仲卿作也按鶴說似有

此段言已欲往柳依舅氏

據但三年春公自峽之江陵商州在江陵西北
不當云白馬東北來也考九域志衡州北至潭
州三百九十里公自潭如衡則所見之白馬為
自東北來明矣臧玠與達奚覲忿爭是夜以兵
殺瓊所謂中夜傷於戰也夢
弼次公皆主此說似可從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

公陽中丞
即陽濟

愧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吐脫身亦奔
竄平生方寸心反當舊作掌正帳下難嗚呼殺賢
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一作特沒齒埋冰炭恥
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漑灌

方寸心
公自謂
疾惡之
心與不
叱白刃
呼應
吾非四
向蒙上
憤亂何
承夫詩
冰炭結
六府曼

帳下之變難生
於倉卒反掌言
易也若作當則
大失其義矣

愧恥憤惋俱收
蓄在平生方寸
心一向中沈頓抑

浦云似聞句蓋鶴謂指
裴道州此蓋以公詩對兩
懷行營裴之為據今按
其詩并無討玠明而阻
水詩中自註明有在漢
乞師洪府之事洪師自
袁州來正在潭之上將
也捨此顯證而強援行
營二字以為附會其誤
絕筆使節外生枝耳

夫何謂何如是激
其衰懦也此句夫
字豈證首卷望
必句夫字

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日詩三百夫中丞連帥職封

虞縷胸
中言終
身抱不
平之氣

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

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隣好彼克

脩天機自明斷漢書注上游居水之上流上游兵

令詩注黃曰謂裴道州道州南圖卷雲水北拱戴

在潭州之西乃湘水上流一作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南圖北拱言

師將南靖湖湘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

有餘夫何激衰懦叶煖去聲偏裨表三上鹵莽同

一貫始謀誰其問回首增憤惋錢箋唐時藩鎮有

浦云以
上表歸
於偏裨
雖不斥
言子琳
然曰鹵
莽同一

表假衆論以脅制朝廷也按偏裨上表疑皆請釋
琳罪者通鑑楊子琳起兵討玠取賂而還此蓋子
琳為之也時必出於迫脅非衆心李係宗宗英李端公守
所與故下有變通迫脅地之句

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算梁邵陵王讓丹陽尹表臣

進非民譽退異宗英李端公舊注皆云李勉按勉

是時在廣州方招討馮崇道朱濟時之亂未聞與

討臧玠也或疑遣兵赴難史不及書然唐人御史

相呼為端公考史勉鎮嶺南已兼御史大夫不當

以端公稱之舊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

注恐未可信

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嘆詩國

斬一文賦叩寂寞而求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裴虬與討臧玠之亂

浦云公有湘江錢裴
赴道州詩此則別後

想其去程故曰行
營鶴編十五年謂
裴與討臧玠無據

由日而雲而雷而
雨有次第

南紀一作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

度山雲趙汭曰流潦滿道日照其中雨過而晴也

不分層閣憑雷殷上長空面水文一作雨來銅柱

北應洗伏波軍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唐書衡山

縣屬
衡州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樵

悴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王西嗚呼已十年

故稱瑞

唐御史
號台端

貫詞六
微而彰
矣

儒服弊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

野。歛得文翁肆。侏侏胄子行。蔡讀戶郎切若舞風雲至

文翁肆即書肆講肆之肆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南城永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

二石室招魂往來侏侏注眾貌論語疏雲者祈雨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為舞雲舞雲

之處有壇埤樹木可以休息故曰風乎舞雩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

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漢書杜鄴子林清靜好古有雅才衡山

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首唱

言陸宰倡起義兵共討賊珣之亂詩閔宮有恤注閣閉也言無事而閉講堂非曩構

大屋加塗墍。下可容萬人。墻隅亦深遠。何必

仇云此正指建學為大義朱注非

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書注塗墍泥飾也林木在庭戶。密幹

豐蒼翠。有井朱夏時。輓轡凍階阨。音士耳聞讀書聲

殺伐災鬣鬣。叶方未切○廣韻輓轡圓轉木用以汲水梁簡文帝詩銀牀繫輓轡顧命

夾兩階阨舊注災鬣鬣言兵革之災特覺鬣鬣而已故國延歸望。衰顏減

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

魏文侯師素憲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采詩

倦跋涉。載筆尚可記。一作嘗記異云紀奇異高歌激宇宙。凡

百慎失墜。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

浦云一聞書而聲而殺氣漸衰息矣鬣鬣作稀微將止之義解

儒服弊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

野。歛得文翁肆。侏侏胄子行。蔡讀戶郎切若舞風雲至。

文翁肆即書肆講肆之肆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南城永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

二石室招魂往來侏侏注眾貌論語疏雲雲者祈雨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為舞雲舞雲

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曰風乎舞雩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

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漢書杜鄴子林清靜好古有雅才衡山

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首唱

言陸宰倡起義兵共討臧孫之亂詩閔宮有恤注闕閉也言無事而閉講堂非曩構。

大屋加塗墍。下可容萬人。墻隅亦淡遠。何必

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書注塗墍泥飾也林木在庭戶。密幹

疊蒼翠。渙然公遠祖征南序春秋傳曰渙然冰釋釋之者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也公此詩後湖南之亂說未由干戈而及俎豆正耳聞讀書聲。

殺伐災。是此義俗儒乃欲改作煥字其意以為煥與新相連猶俗語所謂煥然一新者此不特不曉杜公詩理且使學者為歸望衰顏減。

爽兩階兵革之愁思南。魏文侯自謂煥然一新者此不特不曉杜公詩理且使學者為史記子夏居

龍門劉氏云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采詩。

倦跋涉。載筆尚可記。一作嘗記異高歌激宇宙。凡

百慎失墜。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

仇云此正指建學為大義未注非

浦云一聞書而聲而殺氣漸衰息矣勢驚作稀微將止之義解

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

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

田唐書耒陽縣屬衡州元和郡國志因耒水在縣東為名西北至衡州一百七十

衡至柳四百餘里柳水入衡公初欲往柳

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沂柳水而

上故詩云方行柳岸靜明皇雜錄杜甫

客耒陽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

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觀此詩

序乃是令遺酒肉而後觀興盡本韻句可見古詩通韻者多而不出韻即別為一體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一作義士烈女家風流

吾賢紹義士謂聶政烈女政姊嫫也事見戰國策昨見狄相孫許公人

倫表前朝舊作期正翰林後屈跡縣邑小知我礙

湍濤半旬獲浩漾以治切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

旄上林賦浩漾潢漾注皆水無孤舟增鬱鬱僻路

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

當置清醪替治切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增韻宰烹也屠

也詩既有肥羜爾雅羜未成羊曹植酒賦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悟醪清七啓乃有春清醪酒康秋

所營喻蜀相如事見十卷史記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萬人言穢玠之徒非可檄喻必盡

快也乃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

里第切率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憇亭沼原注聞崔侍御

按興盡本韻者蓋篇中所押之字皆廣韻三十小部唐制近體二十九條三十小通用而此首專用小韻不及餘韻故云然由是推之可知劉平水併省之誤○言近體通用者近體猶然古風可八里黃曰郴州與耒陽皆在衡州東南知且唐韻同用指近體也

浦云陸路以下疑小注原文蓋以注明阻水之處耳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

義士烈女家風流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

倫表前朝

湍濤半旬獲浩漾

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

旄

孤舟增鬱鬱僻路

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

當置清醪

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

也

所營

快也

里第

切

率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憇亭沼

浦云公此行為往柳依舅氏崔偉也自衡如柳必經耒陽之方田緣阻水不得遠達柳境暫泊於此轟令聞之致書魏

食當時情事可按公非久於耒陽者非與轟令有舊者但審詩題詩我自然了、新舊書以為先曾寓耒陽非也題又云至縣則是受魏成詩後仍登岸至縣呈謝新舊書謂啖炙醉酒一昔而卒者非也○酒炙又平之說二史取之明皇雜錄、叙此事終之云集

中猶有贈耒陽詩此正因瘴鐵等語文飾而成由詩而系由系而史賴公有詩一徵其用其他又曷可勝道

阻水瘴鐵却自括入時事古人詩不為作如此

浦公在夔有寄秋明府博濟詩云梁公後曾孫或即此人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謂楊子琳受珣賂

中丞珠問罪將士自灑上達長沙

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唐書稱未陽令遺白酒

黃牛一夕而死予觀子美遇臧玠亂倉皇往衡

州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

回棹之作又登舟將適漢陽云秋帆催客歸蓋

回棹在夏未此篇已入秋矣又繼之以暮秋將

歸秦留別河南幕府親友詩則子美北還之跡

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以元微之墓誌呂

汲公詩譜考之其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

但詩譜云是年夏卒則非也黃鶴曰謝聶令詩

云典盡本韻又且宿方田驛若果以飫死豈能

為是長篇復游憇亭沼以詩證之其誣明矣錢

箋舊書本傳甫遊衡山寓居耒陽哨牛肉白酒

一夕而卒於耒陽元稹墓誌扁舟下荆楚間竟

以寓卒旅殯岳陽公卒與殯史誌皆可考據自

呂汲公詩譜不明旅殯之義以為是年夏還襄

漢卒於岳陽於是王得臣魯嘗黃鶴之徒紛紛

聚訟謂子美未嘗卒於耒陽又牽引回棹等詩

以為是夏還襄漢之證不知登舟歸秦諸詩皆

四年潭州作回棹詩有衡岳蒸池之句蓋四年

夏入衡苦其炎暘思回棹為襄漢之遊而不果

也其不在耒陽之後明矣吾斷以史誌為正曰

子美卒於耒陽殯於岳陽他說支離附會盡削

不載可也按耒陽縣志工部墓祠在縣治北郭

外二里耒江左畔洞陽觀之西茗溪漁隱云孝

襄陽岳陽竝無子美墓惟耒陽有之唐賢多留

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次公亦云呈聶令詩

蓋公之絕筆舊譜謂還襄漢卒於岳陽誤矣其

說與箋合

失編一首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

元微之墓誌公歿四十年其孫嗣業啟觀歸葬於偃師之首陽山

置會粹作致

置字可入音訓
詳具元無名氏
四書集解

十日閱此卷畢

寸木經營縮構而
為之初不學開寶諸
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
易而為之實艱難元
白之鋪陳排比尚不可
躋攀若此而况杜之
鋪陳排比乎微之
語乃真開歷之言也
自司空表聖造二十
四品扶畫秘妙直以
元白為屠沽之輩源
洋先生避之每戒後
賢勿輕看長慶集蓋
漁洋之教人以妙悟
為主者故其言如此
當時宣城施氏已有
頓漸二義之論韓文
公所謂及之而後
履之而後難耳

澧州觀省

次長沙送李
十一詩後

佳士欣相識參慈顏慰遠遊蔡甘從投轄飲托肯作置書寄書

妙在投轄事見十九卷 [世說]殷羨為豫章太守將

郵附書百許函悉擲水中日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能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古樂府黃

作致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雲暮四合

高鳥各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黃生云公有送四舅之豐朗

分飛詩疑即致書於此人

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與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藩籬焉有堂

與馬語本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六區少陵自有連城壁

爭奈微之識賦使則以為非特堂與即藩籬亦不止此所謂連城壁者蓋即杜詩學所謂參苓桂

木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

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才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

所以為高曾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有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終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即如白之

杜工部集外詩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秀水 朱茂暉

參定

嘉定 陸元輔

狂歌行贈四兄 呀鵲行 惜別行送劉僕

射判官 送司馬入京 瞿唐懷古 逃難

送靈州李判官 寄高適 與嚴二郎奉

禮別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又呈竇使君 花底 柳邊 題鄭縣郭三

暮條又舉夏殷周
餘年仲尼緝拾選
取三百篇至于美
作使仲尼斂其旨
尚不知貴其多乎
此六究極波瀾之言
宛先生有言王制
州千七百七十三國
列于詩僅十有一
殆而探類隣國之音
所沿者前人體製則
膠固不知變之而不能
成方司馬遷謂古詩三
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復信矣聖人固未嘗
盡以少為貴顧其多者
篇體何如耳然漁洋
先生謂少陵晚年五
律後半往重復暮
系而舉則但以諸大篇
全局論之。南宋金華

杜仲高稱讀杜詩
有仲尼不容刪之
句可作此注脚

自稱屬至開寶諸
公非無古調但諸家
既身為體段而紹古
之作蓋特自成家如
射洪曲江是也獨至
杜公乃以紹古之緒雜
入隨常醇酢布置中
吞吐萬古沐浴百寶
竟莫測其端倪而在

漁洋以五平五仄體
近於持戲此特指有
心為之者言若杜之
凌展過驪山御榻
在端峰憂端齊終
南瀕洞不可擬前登
冥山重屢得飲馬

十二明府茅屋壁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送竇九歸成都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隨章畱後新亭會送諸君
客舊館
遣

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京閬州奉送二十四舅

使自京赴任青城
贈裴南部
遣憂
巴

山
早花
收京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

馬入京
愁坐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去蜀
放船
送

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惠義寺送王

少尹赴成都得峯字
避地
惠義寺送辛

員外
又送
長吟
絕句九首
送惠二

歸故居
過洞庭湖
漢州王大錄事宅作

哭長孫侍御
虢國夫人
軍中醉歌寄

沈八劉叟
杜鵑行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而不丹有其魄力既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攀援未有不顛躓者也

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照蓋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而并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杜五律雖沈鬱頓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種盛唐諸公在至七律則雄闊萬古前後無能步趨者充為此體中獨立之一人

杜工部集外詩目錄終

集外詩目錄

室鳩泉鳴黃桑野
氣拱亂穴清輝回
摩鷓鴣色帶遠客
至于山形藏堂皇
壁色立積鐵于五
平五仄之中出以疊
韻並屬天成非閨將
戲也

以上數條錄石洲
詩話

胡夏客云公諸弟見
於詩者不一此兄又
其諸從也

此詩前後弟字兩
押前去而後上按說
父弟東韋之次弟
也特計切玉篇則以
男子後生為弟入大
禮切下以次弟入大例
切下廣韻上聲徒禮
切兄弟也去聲十二聲
特計切次弟也今為兄
弟字蓋說文作次弟
之弟本無上聲後來
通為兄弟之弟乃上
去通用耳

杜工部集外詩

杜工部集外詩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狂一作短歌行贈四兄

見陳浩然本又此係去成見文苑英華都後留嘉州詩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是弟兄將富貴等

浮雲第竊一作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

曹鞞音備馬聽晨鷄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

相齊說文鞞車鞞也一曰加鞍于馬曰鞞吾兄穩睡方舒膝不襪不

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繪腹中實今

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一作香花遶一作樓樓頭



邵云真率別是一種開
中晚多少法門。元白
張王都領此派然亦為
宋人濫觴

呀軟說之意

俗眼見為醜也

迷諸本作非是

他本此首下有重送
劉十弟判官一首

契酒樓下臥長歌短詠一作遠相酬嘉州注四時

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

頭脂足垢何曾洗說文鞶大帶也南史陰子春

則失財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

枕去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浩然本人唐韻啾

也楚辭鳴玉鸞之啾啾啾啾捉搦歌窗中女子聲唧唧

呀鶻行呀虛加切張口貌見陳

病鶻孤一作飛俗眼醜每見江邊宿哀柳清秋落

日英華已側身過雁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

向疎翻稀毛不可狀彊神迷復皂鵬前俊才早在

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螫英華龍蛇深

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言呀鶻雖病

擲與瘦馬行同意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按唐制僕射下宰

王將加此官而對為其屬也補云大曆四年秋潭州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一作中須襄陽幕

府天下異王將儉省憂艱虞祗收壯健勝平鐵甲

豈因格鬪求龍駒而今西北盡反側騏驎蕩盡二

...

韻之轉換與篇法
段法秉承比伍熟
讀此首過思過半
矣

路旁下接九州所
以妙

浦云首句單提縮佳中
四都後泰後目生出而領
聯却就司馬之去渡入
回美緣由司諫謂在朝
之為從且者故人謂從
臣中有為我先朝同官
者恰好接落向來字而
論社稷則指先朝在官
光景涕霑巾則固今日
庫盜至此繞曉回首句
又却借司馬為傳達處

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英華南隅向

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

頓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

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

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

氣一作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

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

梳白髮提胡盧才把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

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涕一作不覺

老夫神內傷

按詩云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又云梁公富貴于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考唐志襄州襄陽郡乃山南東道節度使所治廣德初梁崇義據襄州代宗不能討因拜山南東道節度至建中元年始為李希烈所誅則梁公即崇義也史稱其以地福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自振襄漢間觀此詩所稱正與相合

送司馬入京

見吳若郭知達黃鶴本黃日當與巴西西聞收京關送班司

馬入京詩第五句即指下故人若公自謂則與第二句重長常對公之暫合為一題為從臣而言也

羣盜至今日先朝泰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

秦黃閣黃作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

上二部詩集

仍不拋送行本邑初
看語若斷細玩節
相通作意作法之奇至
此極矣

話涕霑巾

羣盜與後臣對今日與先朝對此為蹉對法
如裙拖六幅瀟湘水警挽巫山一段雲是也

瞿唐懷古

見吳若郭知達黃鶴
本又見文苑英華
與字黃生作授與

西南萬壑注劼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
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

山裂承
唯開江
宋承鑿

大哉

此懷古乃直溯造化之初言之

右五篇乃蘇州太守裴煜
如晦所收見舊集補遺

逃難

見陳浩然本又
見文苑英華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

暖

叶去
聲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

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

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按公在湘江雖嘗以避賊珍亂入衡州然故國
丘墟隣里分散等語于事情不類且全詩詞肯
凡淺斷
非真筆

送靈州李判官

見郭知達黃鶴靈州即靈武
本黃云新添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
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

朔方

諸本編秦州詩內按史乾元二年八月李光弼
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詩云神兵

仇云七國時蜀本屬楚時高與公家屬俱在成都故云。浦去楚在字病字疑當去轉

浦云南星指高西川本南郡蜀州又在成都南也公後移杜鴻漸亦曰南極一星故國當即指成都公將赴草堂寄嚴鄭公詩故國猶得見幾春可証句言高以蜀州刺史為成都尹也

暖眼無人乃為冷眼者象也此為變文以取意

楊西河云此詩詞旨纖仄斷非公筆

動朔方正其時事也

寄高適

郭知達諸浦云此詩當是送嚴至綿聞高代尹而作時本欲即還草本不載堂且開代尹之信歸志愈決特以徐知道之亂不果耳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

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南星南極老人星也

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按此詩北闕更新主是言寶應元年代宗初即位時公方在蜀不應首有楚隔乾坤遠之句夔州為南楚公到夔時適已沒矣以此推之必是贗作編詩者不審遂誤入耳

與嚴二郎一作奉禮別郎二人掌君臣版

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詳詩語時嚴必入京師赴職以下十首俱見郭知達黃鶴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

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隣尙愧微軀在遙聞盛

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

報旅人羣盜散受降頻指史朝義破滅其將薛嵩田承嗣等相繼降附事在代宗改元之初

黃鶴以羣盜為來填諸將非是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前一首見十五

卷揚云三四言酒醉之後可以任其淪沒也杜臆以同海鷗為謹詞者得之。刻縣揚州皆近江海曰小白見言江漲之勢大於刻縣不亞揚州也

轉驚波作惡一作怒卽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

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

有剡縣一統志今紹興府嵊縣為接情人飲朝來減半一作片愁

又呈竇使君。

向晚波微一作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

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踟躕一作此驛亭相看

萬里外同是一浮萍。

花底所詠當是絳梅也在下首點明。浦云潘縣衛車上寓思洛陽意。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

霞周弘正詩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晉書

衛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深知好顏色莫作廣韻入去

聲委泥沙

柳邊仇云枝動故翻燕葉密故藏鷗

只道梅花發誰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

春古詩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紫燕時開翼黃鸝不露身漢南

應老盡霸上遠愁人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注見十六卷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名曰銷魂橋

題郵縣一作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

顧注謂自梓往閬時作按杜安簡地志云巴東夔忠巴西綿閣則閬州六不應稱巴東豈此時固即有南下意耶

張籍詩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即末二句意

浦云實子有異才而學或未優故以文章不盡提起意若勛之仇云實九想是成都實少尹之子故用問絹事時蓋以省觀歸成都也

嘉陵江遠閬州城三面又近郭有錦屏蟠龍諸山最勝公後有閬山閣水歌

田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秦

山之女嫁為西海婦欲歸灌壇令當道有德廢吾行吾行必有大風疾雨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

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晉陶潛傳潛為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日令

吾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種秔頻驚適小國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唐書都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總河渠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諸津編竹為柁大者曰筏橈短棹也。首聯言與翁同下峽者之多次聯言已太監署不久下峽以宗族在京不忍遺棄也

無數涪江筏鳴撓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

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頻問訊到日自

題詩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

名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

一行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

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左傳攝他時如按縣

不得慢陶潛白帖錄事參軍即古郡督錄事即古督郵故郵之職故以慢陶潛戒之用陶潛事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諸君疑皆是任梓而去者映江三幕祖帳也排檻之旗行旌也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

旗絕葦終不改勸酒一作醉欲無辭已墮峴山淚因

題零雨詩晉書羊祜嘗登峴山置酒祜沒襄陽百姓建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

為墮淚碑按孫楚陟陽侯送別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宋書謝靈運傳論所稱子荆零雨之

章也因送別故用之舊注引東山詩零雨其濛非是

客舊館此與下戲呈路十九邊云此詩應從舊編梓州詩郭黃本俱不載為是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

青風慢何一作前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

浦云聲字出韻或作聽

緒一作月日一作冥冥邊云首句單提至六句而首句之義方完此古文法也行於聲律對偶之中故為大難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浦云曹長恐是郎官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

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

去酒杯寬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看一作意未

闌杜詩於動植之物各見性情向背之勢正亦不必概作此興所謂萬類困陵暴也。此寬字與細字對極其穩重拍合正是閑坐中沈頓之筆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下

七首俱見郭顧注此二十四舅使蜀知達黃鶴本隨有青城之命也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京一官公反除縣今也碧雞使把詔

穩到顛頂矣

老筆

此詩當與卷十五閬州送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及閬州東樓送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同編

五句是跳出場外法

杜臆青城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故云紫微天

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

須云青城汚雜大抵以備著軍擾之故

贈裴南部

原注問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唐書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吟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

金

後漢書范丹字史雲為萊蕪長清貧人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為吳郡守載米之官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

漢書伏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

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梁獄書因上一作後告歸者來而歸金金主大慙

作去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西京雜記

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洞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

而來即見腸胃五臟又女子有邪心則瞻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膽張心動則殺之也

出黃沙在應何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

繩心如未絲繩

遣憂

知又甚言甚於祿之亂也二句即傷秦詩原注云已聞僻遠之故唐宮室隋氏留遺也不忍明言故迂其詞不答君臣悔禦之失策只以何太頻三字宛轉含情怨而不怒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

人顧陶作傷故臣黃日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及還京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

諫受諫句紛紛乘白馬攘攘看一作黃巾白馬用

蓋謂此也黃巾用張角事按吐蕃之亂本僕隋氏留顧

懷恩引之白馬黃巾以比懷恩之徒

官室焚燒何太頻

晉書武帝紀太康五年六月置黃沙獄

通鑑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上方治兵而吐蕃已渡便橋倉卒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焚掠一空盧元昌云先是郭子儀數為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上粗於和好而不納至還京勞子儀曰用卿不早已晚矣代宗之勞子儀猶明皇之恩九齡

也公不忍明言故托之古人

甘棠樹望仙臺二地俱近陝時天子在陝故有地瀾天寒之感

吳會漫錄唐顧陶大中丙子歲編唐詩類選載此詩世所傳杜集皆無之

巴山閬州山也此續得身陝之信而作

巴山遇中使云自陝舊作峽郭城來陝城即陝州

縣有陝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唐書陝州陝

潤望仙臺水經河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注昔周

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

阜上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

陰縣長安志望仙臺在鄠縣西三十里

塵裏羣臣安在哉仇云吐蕃入寇徵兵不應官吏奔散故曰羣臣安在譏文官不能扈從武將不能禦敵也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一作巴江曲山花

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艷艷待春一作梅直苦風塵

暗誰憂客一作鬢催一作容

收京唐書廣德元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

宮尅復誠如此安危一作在數公莫令回首地動

哭起悲風莫令者戒勿蹈前轍耳未幾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京師震駭信乎公有先見矣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京闕鳴鑿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

此危後者即向來不知安在之羣臣也於今却又來危後能無報願。浦云三四乃喜詞勿深文

花開起下五六

此間信後作

一作鬢催

一作香

一作巴江曲山花

三四述中使之言乘字義從去讀從平

衣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

王畿。仇云黃屋車上之蓋朱衣侍從之臣。結好在匹馬字鄭維之謂有不盡之致。

大賦悲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

昏。葭萌氏種迴左擔。一作武。擔非。犬戎存。一作屯。○華陽國志梓潼

郡。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漢壽。昔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唐書

葭萌縣屬利州。一統志今保寧府廣元縣。任豫益州記江油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于成都為

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東馬懸車之處。華陽國志陰平郡多氏。使有黑

白水。羌紫羌。虜風俗所出。與武都畧同。自景谷有步道。經江油左擔行出涪。鄧艾伐蜀道也。又南

廣郡自棘道至朱提。有步道至險難行。語曰。夙降賈子左擔。七里建寧郡治。故庾亮降都督屯。終

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以下四首俱見。郭知達黃鶴本。

北池雲水濶。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一作依渚衰荷。

且映空。採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櫂分曹往。金

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

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

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啓清宴。已知終何補。參

卿事。一作歡娛到薄躬。徐悱詩嚴城不可越。參卿注見二十卷。

前十二句秋池眺宴寫景而兼敘事

愈瑣細而愈大

後八句幕職陪游言情而兼敘事

盃酒衣裳想是當時實事

起八句總領離合
生死之聚

白日十二句傷其
死後

許與十二句憶其
生前四叙同游四
叙官器四帶國事
而述升沈

未十二句自言身
經播越闕為弔祭
而遙寄涕淚也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

塗豪俊何人一作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濶凶

問一年俱白蘇詩中原上清秋大海開夜臺當北斗

泉路著海鹽劉氏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

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

夫蘇為秘書少監故用蓬閣事穀貴謂廣德二

年蘇鄭皆以是年沒詳八哀詩注茗溪漁隱

叢話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

四句對如少陵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

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夫東坡和鬱

孤臺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

得句仲宣樓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才雖

之類是也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稽阮逸相須會取君

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

風塵際功安一作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澹闕陰

符莊子以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說命台小

書兵書類有周書陰符九卷蘇嘗為諭德司業

故日詢舊學鄭嘗著兵法諸書不見用故日闕陰

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

言以不為世用始放情於詩酒也

謂甫宗快復

名誤

戰國策得太公陰符之謀唐

蘇嘗為諭德司業

與雪山

說命台小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嘗為諭德司業

蘇蘇同卒於廣德二年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蘇蘇同

東吳西秦皆公所飲
至而不能遂者

有篇無句至此方
是老境
忽出三平字為句
此亦無窮之趣不
不然者併非有意
應起句三五反也而
氣自然相合耳

東川既多詩友故
此贈不敢輕為况
侍御又為詩家宗
匠則此六聊叙別
離之情耳

處天地日榛蕪

去蜀廣德二年春作時公在閬州未知
嚴武再鎮蜀故思去蜀游楚

五載居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

遊世一作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

一作必淚長流

放船黃鶴曰當是永泰元年
自忠渝下雲安作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淦音審

淦寒詩何彼穠矣注穠猶戎戎張衡冢賦乃樹
靈木戎戎繁霜董斯張曰禮運魚鱗不淦

流溷濁也音徒感切一云水不波也升菴主此說

謂寒雲凝聚如不波之荒林一作村無徑入獨身怪

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上寫映暗林昏幾於夜色矣及至泊
舟始知日尚未闌也

右二十七篇朝奉
大夫袁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以下二首
俱見王原

叔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畢
本飲錢於其旁謂之祖席

東川親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

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臥歸期願

早知見郭知達
黃鶴本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近仇本
作匠與
下不復
公八哀
詩宗匠
集精選

再再谷中寺娟娟林表峯闌干上言上高處遠結構坐寺中樓閣

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一作暮鐘雲門青一作春

寂寂此別惜相從惜不得相從也雲門寺注見二卷

避地見趙次翁本題曰浦云編至德元載即天寶十五載時至德二載丁酉作安祿山已陷長安矣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逐一作遠牆壁奴僕

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

見出腥臊

惠義寺送辛員外以下三首俱見下園吳若黃鶴本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

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 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

筵

又送方云先高地方及景後四句一氣纏綿沈着真至公而獨擅他人不能勝於送韋少府多矣後惟東坡有此白描素地也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一作送客杯細草留

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

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一作手江頭樹裏

其誰來朱翰謂一二死句三四無脉五六枯拙七八不韻斷為廣作

長吟初辭幕府作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花飛競渡日草見踏青

上工部詩集卷末

集韻再草盛貌

唐高祖稱神堯皇帝

浦云踏青之時通見江邊爭渡

雙峰在寺外故云對春臺萬竹在寺內故云對客杯留連就草言悵望就花言歐詩野花向客開如笑芳草留人意自問此意然惟人留連故見草亦留連惟人悵望故見花亦悵望耳

足見詩句至穩大
非易境

仇氏以此三首編代
宗永泰元年辭官
嚴幕將去成都之
時不與六絕合併
良是

三首一氣轉下此首
神韻絕似太白

一作心已揆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歌一作句

穩不覺一作免自長吟

絕句九首前六首見十二卷○以下五首俱見吳若黃鶴本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趙作還都將百年興一望

九江城趙作山九江船謂江陵時蓋已有出岷之志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唐書溫江縣屬成都府移船先主

廟洗藥浣沙一作花是溪

漫一作沒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一作飛花隨水去

翻却釣魚船

右三絕句謝克家任伯題云得于盛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高妙其為

少陵不疑詩說雋永晁氏嘗于中壺箴繡續

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

其一云謾道春來好云云茗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

送惠二歸故居吳若作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黃鶴作聞惠子過東

溪黃生云黃綺仍多一出惠乃未稱臣之黃綺更覺高於古人矣。浦云惠子未如何許人得公此詩遂如凌霄一鶴

惠子白駒坡作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

滯一作值斯人崖蜜松花熟一作白山杯一作竹葉

新一作春柴門了無一作生事黃園一作綺未稱臣

耳非五日事也

名筍二株成都古蹟也

崖蜜乃蜂釀松花所成張華詩蒼梧竹葉清乃酒名

李邕蕭遠校書云陳恬叔易傳東坡記此詩云
右一篇劉斯立得于管城人家冊子葉中題云
工部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
同如故園桃李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也
洪駒父詩話劉路左車為予言嘗收得唐人
雜編詩冊有老杜送惠二歸故居詩即此也

過洞庭湖

吳若作舟。吳齊賢云青草湖白沙驛皆地名護
限承沙迎權承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

隱一作白沙 洞庭君山
有八景一曰射蛟

雄深老煉定是
公作

浦相傳漢武帝登是山射蛟于浦因名
金沙洲在洞庭湖中一名龍堆延袤數里杜詩龍
堆擁白沙即此 護堤 一作盤古木迎權舞神鷗岳
又各金沙灘 風土記巴陵鴉甚多土
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 破浪南風正回檣 吳若作
舟 作歸 畏日斜 左傳注夏 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南日最熱故曰畏日

一作雲山千萬
疊幾處上仙槎

浦云此詩論者疑
信參半然據微之
誌旅瑣岳陽之文
則五年夏秋間當
有向北入湖之事

右一篇洪王甫云有人得之江中刻潘子真
詩話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于洞庭湖中不載
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今蜀本已收
入 按此詩有收帆畏日斜之句斷非公作畏
日夏日也公過南岳入洞庭湖在大曆四年正
月至五年夏已卒于耒陽安得復有洞庭之泛
乎或欲援此詩以証公
之旅瑣岳陽尤為無據

漢州王大錄事宅作

見郭知達本他本皆
不載長公有詰玉錄

事許修草堂貲不
到詩疑即其人

南溪老病客相見下肩輿

南溪即浣花溪送韋司
直歸成都詩有為問南

溪竹 是也 近髮看烏帽催尊煮白魚宅中平岸水身外

滿牀書憶爾才名叔含淒意有餘

溥南遺老詩話世所傳新添杜詩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卿嘗辨之云惟瞿唐懷古呀鵬行惜別行為杜無疑自餘皆非真本蓋後人依倣而作
按新添詩固多贗者然溥南之說恐亦未必然如別嚴二郎客舊館呈路十九遺憂巴山愁坐陪鄭公秋晚放船避地等詩皆非子美不能作

他集互見四首

哭長孫侍御

見郭知達黃鶴本

道為詩一作諫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

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

蕭瑟九原中

文苑英華辨証杜誦哭長孫侍御詩今載杜甫集中按中興間氣集又玄集唐宋類詩皆云杜誦高仲武當唐中興肅宗時編間氣集載誦詩止此一首又云杜君詩平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之必不誤近下園注杜詩亦載此篇雖云或以為杜誦作然不明辨也

號國夫人

見草堂逸詩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

張祐集門雜錄

號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驄使小黃門為御紫驄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脂粉澆鳥臥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廣韻澆泥著物也集韻或

作汗

詩自佳然非杜作

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于謔浪
每入官中移晷方出號國不施妝粉自衛美艷
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此詩張祐
集作集靈臺二首萬首唐人絕句作張祐三體
詩及唐詩品黃門文選卷之六張祐詩
彙並作張祐

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

見草堂逸詩

酒渴愛江清餘酣一作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

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都

一作已遣沈冥樂府有君不見爾不見口占寄

文苑英華辨証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如陽當此詩及司空曙杜鵑行今並載杜甫集潘子真詩話補遺唐顧陶集詩選二十卷載陽當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詩山谷頌在蜀道見古石

刺有唐人詩以老杜酒渴愛江清為韻人各賦一詩

杜鵑行

見陳浩然本亦見黃鶴本

古時杜宇稱望帝竟在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

水中捨佯

英華作翔

瞥淚雌隨雄毛衣慘黑貌

一作憔悴

悴衆鳥安肯相尊崇墮英華作漏形不敢栖華屋短翮

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嘴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蟲

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音聲咽咽如

有謂

英華作咽噦若有謂注云咽平聲

啼號畧與嬰兒同口乾垂

血轉迫促似欲

英華作欲以

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

李于德云此詩多與公相翻駁當是司空曙作

後伶人三供者

起立至今敦學傳遺風英華作相效傳微風迺知變化不可

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一作左右如花紅

文苑英華作司空曙

注云又見杜甫集

冬深一作即日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一作影寒水各依流痕易下楊朱淚

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杜公晚年湖南諸作清疎峭厲類造化之秋冬氣斯三奇矣

杜工部集外詩終

杜工部文集卷之一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錢塘 趙吾士

參定

長洲 徐晟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清宮賦 朝饗太

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 進鵬賦表 鵬賦 天狗賦

畫馬讚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

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

九原臣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

舊唐書則天臨朝欲大收

人望垂拱初年令鎔銅為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為一室東面名曰延恩匭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饗太廟有事於南

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太真經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

登太清太清有太極宮殿唐會要太清宮薦享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舞通鑑天寶八載五月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仙洞有玉板石記聖王福壽之徵命御史王珙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九月謁太清宮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

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
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遵道
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
虛日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
巳朝享太廟甲午合祭天地於南郊○以
下三賦呂東萊祖謙略有注釋其未備者
今悉補入原注仍
標呂曰以別之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

用古勒崇揚休通鑑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昌上
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

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

集賢殿學士衛包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

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

介鄒公注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鄒隋後明年孟陬
呂曰梁元帝纂要正月為孟陬記月令注將攄大
孟春者日月會於陬訾斗建寅之辰也

禮以相籍越燹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

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爾雅營室謂之定詩箋定
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建

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
雪時史天官書營室為清廟歲星也乘輿備乎冕

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闐闐逗虫尤

闐闐虫尤注張猛馬出騰虬梢初交
熒惑墮一作

旄頭春秋緯文耀鉤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羽
獵賦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天晉天文志昴七

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昴畢間為天風伯扶道雷

街天子出旄頭畢前驅此其義也

公挾輶楚詞注飛廉風伯也韓非子昔者黃帝合
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兩師灑道

吳越春秋歐冶子作劍 通天台之雙闕天台賦雙
闕雲疎以

夾路警溟漲之十洲溟漲十洲注俱見詩集浩劫壘礪萬仙一作

山颼颼說文磊砢衆石貌上林賦水玉磊砢集韻

劉颼颼或作礪又作礪歛臻於長樂之舍漢武故事上起建章未央

棟飛閣不鬼入乎崑崙之丘穆天子傳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

宮之太一一作乙奉引庖犧左一作右貴者曰太一天神

一佐曰五帝禮樂志武帝祀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崔駰東巡頌駕太一之象車通鑑天寶三載術

士蘇嘉慶請祀九宮貴神于東郊從之注九宮貴神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律歷志炮犧氏繼天

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干木故為帝太昊作堯步堯步

舜趨一作禹馳湯驟後漢書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引緯書云三皇步五帝驟

三王馳五霸鬱悶宮之嶽峯詩悶宮拆一作元氣

以經構魯靈光殿賦含斷紫雲而竦牆漢武故事宣帝祠甘

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通鑑天寶十三載正月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

國祚撫流沙而承雷列仙傳老子為關令尹喜著書與俱之流沙之西紛

隋一作隳珠而陷碧燿音波錦而浪繡西都賦若

繡森青冥而欲雨艷光炯而初晝景福殿賦茵茵

於是翠蕤俄的藻藉一作舒就翠蕤注見詩集說

其光的然也周禮典瑞王摺大圭執鎮圭纁籍

五采五就以朝日注纁有五采文所以籍玉纁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匝也一匝為一就記雜義藻

三采六等注荐王者以朱白蒼畫之再行左傳注

藻率以韋為呂曰祝融社稷五祝融擲火以焚香祀之官左昭二十

九年顓頊氏有子曰犁為李賀祝融注犁明貌火正也綠封溪女捧盤而盥漱李賀

章事注溪女浣花染白雲馮班曰道書有十二溪女即十二陰神按道教靈驗記陵州天師井有十二

玉女乃地下陰神豈玉女即溪女耶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

瓊漿自間於粢盛瓊漿注見詩集羽客先來於介冑羽客即楚

詠羽人齊袁象遊仙詩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爍聖祖之儲祉唐書玄宗紀天

寶二年正月加號玄元皇帝曰太聖祖三月壬子享于玄元宮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八載六月

朝謁太清宮加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玄敬雲元皇帝封禪書上帝垂恩諸社將以慶成

孫而及此雲孫注見詩集詔軒轅使合符呂曰史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合

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敕王喬以視履王喬事見詩集注積昭感於

嗣續匪正辭於祝史左傳祝史正辭信也按籒本

可証裴匪古通用裴訓輔也此若肸蠃而一作有

當從輔義書大誥天裴忱辭景福肸蠃之興作注

憑子虛賦肸蠃布寫蜀都賦景福肸蠃之興注多肸風颺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東京賦飛流蘇

也五綵毛雜之以為馬飾而垂之續漢書駙馬赤珥

流蘇擊虞決疑要注凡下垂為蘇海錄流蘇即盤

線繪繡之毼又析羽金英霏而披靡抱朴子咀吸

為蘇浮柱注見詩集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封以金英之

函檢以玉都之印南都賦阿那翁茸風靡雲披

擬雜珮於曾巔芝孔作蓋歆以颯纒音史西京

芝蓋九葩注芝蓋以芝英為蓋也阮籍清思賦折丹木以蔽陽竦芝蓋之三重又楚詞孔蓋兮翠旌

注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西京賦奮長袖之颯纒注颯纒長貌中澹

澹以回復甘泉賦風澹澹而扶轄兮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

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

日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

俗窳窳其孤長揚賦昔有強秦封豕其土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善曰

淮南子注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貙虎爪食人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赤

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呂曰

紀武王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注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烏有

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

孫氏瑞應圖黃帝巡省過洛河龍負圖出赤文綠

字以授帝帝堯即位坐河渚伊神器臬兀而小人

之濱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响喻雲俱切王褒頌是以响喻受之應劭曰响喻和悅貌响喻即姁媮一作响喻歌也見說文曆紀大破創痍未蘇尚攬

拏於吳蜀又顛蹶於羯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

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呂曰北史後魏拓跋

氏祚傳十六主分而為東西魏後周宇文氏祚傳五主禪位于隋比聰鹿及堅特

渾貔豹而齊驅呂曰晉載記劉聰字元明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前燕慕容皝封

燕王在位四十九年及雋僭號偽謚武宣皇帝前秦符堅字永固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蜀李

特字元休起流人據蜀其子雄僭位追謚景皇帝上林賦生貔豹搏豺狼愁陰鬼嘯

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

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

呂曰歷代紀運圖隋以火德王唐以土德王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

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一作袁入呂曰唐本古通

衆起兵太原傳檄既清國難方觀家給竊以為數

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昭文粹同一作悟或作

悟玉篇悟俯九切小怒也或喜至於泣一本有鱗介以一本無

之鳴虞昆蚊音奇以之一本無振蟄說文虞鐘鼓之附飾為猛獸亦

作籟考工記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說文蚊

無足蟲也史匈奴傳蚊行喙息按周禮凡六樂

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

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此

故云鳴虞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仡神光而紺呼含

醜許下切鰕上聲廣韻罔大裂也上林賦裕

羅詭異以戢香音集魯靈光殿賦芝栴攢羅以

詩螽斯羽揖揖兮增地軸傾而融曳地軸注見詩

韻或作香義與集同集景福殿賦洞宮儼以凝岌洞宮注九

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

有虹蜺為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崆峒注見

詩集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於巨細覲披寫於

心胸蓋修竿無隙英華作隙而仄側同席已容相如大人賦建格澤

之修竿今張母曰格澤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修長也建此氣為長竿也

越春秋側席而坐西陽雜俎罪簿有裂手中之黑簿黑綠白簿赤丹編

簡真仙通鑑老君授張道陵以玉函素書三卷題曰三八謝罪滅黑簿超度玄祖章真人再拜受之

葛仙公傳有七品齋法一曰入節齋謝玄祖及已身之罪滅黑簿之法也睨堂下之金

鐘書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注得非擬斯人於壽域下堂下之樂鏞大鐘也

明返樸於玄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雲文粹而

雷六龍咸讐章陟切而壯茲應楊雄河東賦秦神下

讐蹈魂負沴服虔曰沴渚也師古曰蹈蹈也言此神怖讐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沴渚戚懼之甚

也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

師張道陵等泊左玄君者真誥張陵字輔漢沛國豐人學長生之道得九

鼎丹經聞蜀中多名山乃入鳴鶴山著道書二十篇仙去正一經陵學道于鶴鳴山感太上老君降

授正一明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有戒鬼壇見在雲笈七籤朝真儀左玄真人在左右玄真人

在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

坤之紀綱上一作配君服宮尊臣商史樂書宮為君商為臣角

為民徵為起數一作得統特立中央土德為且大事羽為物

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

史律書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索隱曰黃鐘為

曆之首宮為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黃鐘為宮則聲得其正漢律歷志十一月乾之初九陽伏地故黃

鐘為

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

漢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天統 執規司春張協雜詩太昊啓東節律歷志日行東陸謂之春春為青陽故曰青陸

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

周禮疏太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革帶所

以佩玉帶劍左傳注鞶紳帶也一曰大帶書顧命王麻冕黼裳注古黼斧通斧裳裳繡斧形取其斷

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

呂曰史風后孔甲

充其位山稽岐伯翼其旁所以格天地通神明安萬姓成性類者也 至於易制取法

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

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

去聲

仍改卜乎祠堂

唐書玄宗下詔

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鄴公尊周漢為二王後京城起周武王漢光武廟 初降江

切素車終勤恤其後

呂曰記郊特牲大圭不琢美其質也素車之乘尊其樸也

所以交于神明也

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

呂曰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序以為微子來見祖廟之詩按秦本紀子嬰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隋恭帝傳位于唐

故此用子嬰素車事勤恤其後漂淪不忘諷以雖廢公號猶當加恩也通鑑天寶十二載夏五月復

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呂注引郊特牲非是

伊庶人得議

庶人謂處實邦

家之光臣道陵等本之於青簡

文粹

揆之於縹囊

列聖有差

義宜切

夫子聞斯於老氏

記曾子問孔子曰祫祭於祖則

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吾聞諸老聃云

李康史仲尼弟子列傳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又季康子問孔子冉求子路仁乎

孔子皆對曰不知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

回旗掩月車奮雷釋名九旗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相如長門賦

雷隱隱而響起今象君之車音騫七曜燭九垓七曜注見詩集廣雅九天之外次

曰九垓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沂八埏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

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晉批周扶

恥栗切隋之後堉蒼扶笞擊也羽與夫更始者哉

一作扶蔡條西清詩話少陵文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雲而雷六龍

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薰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於是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

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

備上方采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

聞之於里曰昔武德以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

鯨鯢之蕩汨呂曰左傳注鯨鯢大魚名荒歲月而

沸渭長楊賦乃命驃衛汾法袞服紛紛朝廷多閔

者呂曰漢王莽傳贊餘分閏位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

衰歇王命論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故曰赤精魯靈光殿賦紹伊唐之炎精曠千歲而

無真人南都賦真人革命之秋注真人光武也光武紀王莽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

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及黃圖之經綸黃圖注見詩集息五行而

歸厚地唐以土德王故云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

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必異惟神斷繫之

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於道祖唐祖元皇帝

故稱道祖又稱玄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室呂曰大戴禮盛德篇

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一作天

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

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

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漢舊儀祀天地於甘泉宮備大駕祀

天法駕祀地五郊明堂宗廟小駕小學紺珠漢公

大駕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

卿淳古士卒精一黜耽上聲黑貌宗廟之愈淡抵職司

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翠華注見詩集曙黃屋於通術黃屋

注見詩集說文術邑中道漢志注術道徑也氣淒淒於前旒家語天子冕而前旒

光靡靡於嘉粟左傳嘉粟旨酒服虔曰穀初階有熟爲粟王氏曰粟不秣也賓阼帳有甲乙呂曰漢西域贊武帝作通升降之天之臺典造甲乙之帳

際見玉柱生芝

漢書武帝大典祠祀元封六年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

歌舊唐書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產玉芝八載六月又產玉芝

擊拊之初覺鈞

天合律

史記趙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

三代之樂其

奠簋侂以碣磬

胡八切音轄○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簋

籥注橫曰籥直曰簋所以懸鐘磬者甘泉賦金人

侂其承鐘簋今濟曰侂壯勇貌長楊賦建碣磬之

干戚宛而婆娑

記樂記朱于玉

戚注戚斧也詩市也

鞀鼓塤箎爲之主鐘磬竽瑟

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

呂曰周禮大司樂以致鬼神示

注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

空桑孤竹貴

之多

呂曰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記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

八音循通

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

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嶢嶸以岳峙

真誥感味

上契淵

象不敢去而鳴珮刻爚

音藥以星羅

布羽獵賦煥

已而上乾豆以登調美休成之既饗

漢禮樂志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

神明既饗也注乾豆脯羞之屬休成叔孫通所

玉儲精以稠疊

通鑑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璧皆侔天地甘泉賦惟天所以澄心清

鬼儲精門闌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

垂恩

戒曉而來往

記月令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注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孟春之

月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黑帝謂顓頊項蒼靈謂太皞也熙事莽而

充塞羣心麋魚矩切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

鳳相鮮沈約桐賦喧密葉于鳳晨宿高枝于鸞暮辭道衡詩集鳳桐花散雲氣何

多宮井之蛟龍亂上戴延之西征記太極殿前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

負山于井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

劉房魏之勳殷開山劉文靜房玄齡魏徵皆配享太宗廟廷見唐書是可以

中摩伊呂上冠夔離契即代天之工為人之傑丹青

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楮皆朝有數

四名垂卓絕向不遇撥亂反正之主君臣父子之

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温良

寬大豪傑果决曾何足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

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

乃直於主索於祊補畊切呂日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注直正也謂

薦熟之時索求神也祭于廟門曰祊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呂曰郊特

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

管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郊特牲取胙管

燔燎升報陽也注管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酒用茅明酌也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

大祥此禮故天意張皇不敢殄文粹作殘其瑞神姦妥

帖不敢祕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於以奏永

安於以奏王夏呂曰漢禮樂志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

廟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皇帝

就東廟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以成也周禮大

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

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

夏注三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竿文粹注舜祠宗

皆樂章名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竿舜祠宗

廟以玉竿也按說文竿玉爵也一曰竿受六升明

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竿周以爵元注未詳所本

沛枯骨而破聾盲施妖胎而逮鰥寡漢禮樂志衆庶熙熙施及

天胎注少長曰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杜氏通典秦始

皇起寢殿于墓側漢因之上陵皆有園寢

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唐諱淵故曰泉魚

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漢郊祀志黃帝騎龍上天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

拔弓墜百姓仰望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名

弓曰烏號列仙傳黃帝葬橋山山崩柩空惟劍舄

在焉後漢書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

門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獻歛陰事儼雅魯靈光殿賦儼雅踞而相對張載注言敬

恭也善曰儼雅踞貌踞長跪也薄清輝於鼎湖之

山一作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上宵然

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

立東京賦牙旗繽紛注天子出吟翠駁伯各切而未

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

吟翠駁伯各切而未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而末

乘翠駁注見詩集五老侍祠而精駭論語識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

河渚有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千官逃聽以思凝封禪書逃聽者風聲於是

二丞相進曰時李林甫陳希烈為左右丞相陛下應道而作惟天

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

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

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

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呂曰詩黃鳥刺宣王也注

刺其以陰事教親而不至聯兄弟而不固曲禮非其所祭而祭之曰淫祀史本紀武帝作通天之臺置祠具其下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稜方士招徠神仙之屬

如文成五利之屬一則以微言勸內文苑英華作一則以微弱內侮

輕舉虛憑漢谷永疏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典輕舉登遐倒景皆奸人或眾欺

罔世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何足稱丞相

退上謁天躅地授綏登車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伊瀕洞

捨纍先出為儲胥瀕洞見詩集長楊賦木擁捨纍以為儲胥善曰木擁柵其外又

以竹捨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藩落之類濟曰擁禽獸使不得出本枝根株乎

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綵一作壇

紺席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漢郊祀志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漢舊儀皇帝自行羣

臣從齋皆百日紫壇帳幄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幄紺席宿夫行所一作如

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幄紺席宿夫行所

初〔舜典〕至于西岳如初

有事於南郊賦

〔唐書〕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

蓋主上兆于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

漢禮樂志郊祀歌十

就陽位之美

〔呂曰〕記郊特牲九章一曰練時日兆於南郊就陽

也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禮

祀〔呂曰〕周禮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

先是春官條

一作修頌祇之

書〔甘泉賦〕集乎禮神之園登乎頌祇之堂〔晉〕獻祭灼日〔后〕土歌祭之處也為歌頌以祭地祇

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

〔呂曰〕周禮龜人凡有祭祀則奉龜以在〔記〕曲禮為日

假爾泰龜有常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龜邸之則封人考

壇宮之旨

〔呂曰〕周禮掌次掌王之法以待張事王太旅則張毳案設皇邸封人掌王之

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

位之使

〔呂曰〕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小胥正懸樂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

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

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

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

而靡寧旌門坡陀以前鶩

〔周禮〕掌舍為帷宮設旌門注王行晝止食息張

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也〔顏延之〕序鼓騎反覆以

旌門洞立延帷接桓坡陀注見詩集

相經

〔史〕馮唐傳鼓騎萬三千

頓曾城之軋

乙黠切

文賦思軋軋其若抽注軋軋難進也

軋萬戶之熒熒

〔宋〕玉賦煌煌熒熒奪人目精說

文熒屋下馳道端而如砥詩周道如底浴日上上聲

而如萍家語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掣翠旄於華蓋之角

尋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一作山非戍削以落羽子虛賦揚

施戍削善曰戍削裁制貌李白樂府巉巖容儀戍削風骨水經注上谷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為今隸

書始皇三徵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變為大鳥落翮於居庸山中鬼魅幽憂以固

肩說文肩外閉之關也戰岐慄華擺渭掉涇河東賦兼

丘蕩巒踊言鬼魅深伏而不出地回回而風浙浙天泱泱而氣清清甲

胄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廻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沛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

冲融寥廓不可乎一作彌度甘泉賦直曉曉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

乎彌度注聲明通乎純粹溟溟戶頂為之垠堦溟溟

垠堦注俱駟蒼螭音而蜿蜒高唐賦乘玉輿兮駟蒼螭

兮六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文粹作黝黝音求

鳥攫字雖見漢書然此處用之不倫當以文粹本素虬

為正益獲攫字相近而訛耳黝黝宜作蚘蚘憂上聲蚘蚘龍行貌上林

賦青龍蚘蚘於東廂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

而杳冥東都賦躍馬疊金鏐成陰以結絡按金鏐

古與鏐同犯切東京賦龍軒華轡金鏐鏤錫善

華形在吹堪輿以軒輓一作輕○甘泉賦屬堪輿馬髦前以壁壘兮淮南子堪輿行

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也輿地道也詩如輕如軒搶寒暑以前郤取也

舞賦槍中營密擁乎太陽甘泉賦屯萬騎於中營

宸眷眇臨乎長薄說文薄林薄也虞世熊羆弭耳

以相砥文苑英華辨證彌凶彌耳或欲作弭大禮

弭虎豹高跳以虛攬上方將降帷宮之緜縞音離

宮注見上張衡思玄賦佩緜縞其輝屏玉軼音代以

蠖略楚詞齊王軼而並馳甘泉賦肆玉馱而下馳

略蕤綏蠖于鑊反正言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

場呂曰周禮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所逢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榷桓再重注杜子春

曰榷桓行馬也或曰行馬遶舍交木以禦衆漢官

儀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皮弁大裘始進乎

別之後世人臣得用行馬始此

穹崇之幕呂曰記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

大裘而冕注衝牙鏗鏘以將集記玉藻凡帶必有衝

牙大戴禮珮玉上有雙衝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

納其間漢明帝三禮圖曰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

為周衛鞞鞞以咸若司馬遷書出入周衛之中西

更之署魯靈光殿賦月窟黑而扶桑寒月窟扶桑

集田燭稠而曉星

英華落

呂曰記郊特牲祭之日

掃反道鄉為田燭注田首

肅定位以告絜

韻會絜

通作 藹嚴上而清超雲齒齒以張蓋史武帝本紀天子至中山

晏温有黃雲蓋焉魏志文帝生時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周王褒詩俯觀雲似蓋低望月如

弓 春歲蕤以建杓蜀都賦敷蕊歲蕤說文杓斗 簪

裾斐斐樽俎蕭蕭方回文粹 曲折按周禮正位審曲面勢作

方面 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呂曰

法王宮祭日也夜明 動而之地記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

而之事變 山林與川谷俱標記祭法山林川谷山

此族也不 於是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

勤稼穡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所以報本反始

記郊特牲郊之祭 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

也大報本反始也 尚越席疏布之列一作側呂曰記郊特牲玄酒

之尚反女功之始也筦簞之安而蒲越橐 則一本

必取先於稻秣麩檠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

之節周禮大朝覲王設黼衣設莞席紛純 雖三牲

八簋豐備以相泐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呂曰

統王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周禮大宗伯以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

在斯書舜典望于山 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

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文粹武采作護

之於訓謨鐘石陶匏具之於梗槩呂曰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

天地之變方文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砒音萌磔

性也苦蓋切○周禮七律注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宮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

徵西京賦砒磔象乎天威羽英華發外非因乎箕

簣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一作之大春秋元

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宋均注和盈于內鄉人邦

國咸歌之動發於外形四方之風周禮鼓人掌

教六鼓注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鼙鼓晉鼓也既而一本無胙音律音管音聊音非音胙音骨音胙音柴燎窟塊駉音若音俱音霍音擘音赫音龍音

斜晦潰一作潰○禮記祭義取臍臂乃退注臍臂

臍腹大貌胃掛也莊子素然嚮然奏刀駉然注

憂羽以駉若終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佺音憚音

佺音淡音淡音○佺大也淡水迴按從淬未詳疑

當作淡萃吳都賦紵衣絺服雜沓淡萃注云皆

紛擾貌此或傳刻者誤以草旁水旁倒書之耳聖

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

或駉音駉音上以修聳文選注韓詩駉駉俟俟辭

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晻曖注俱見詩集魯靈光

殿賦宵藹執籥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

旌注見詩集神光倏斂祀事虛明神光注見詩集詩

於是漭音泐同乎渙汗海賦長波漭泐池延紆餘

乎經營上林賦紆漫朱崖而洒朔漠海賦南浚朱崖北灑天墟

洵暘谷而濡若英書宅岫夷曰暘谷呂曰淮南子

桑九歌華采衣兮若英呂曰謝莊月賦嗣若英

於西溟善曰若木之英也山海經灰埜之山有赤

桐青葉名曰若木日所入處若艾涕一作而童子儻詩俾爾

棘坼而狴犴一作傾呂曰易坎上九係用徽纆寘

之下也楊吾子篇狴犴狴犴也是率土之濱單醕醪音蒲

以涵泳周禮注有祭醕合醪之歡說文醕王德布

一月戊寅有事於南郊賜奉祠官勛階天下醕三

日京城五日天寶十載正月甲午有事於南郊大

赦賜侍老粟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澹

精易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

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莊子古之至人不逆

象曰不雄成不爾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

絕皮軒趨帳殿蔡邕獨斷前驅有九旂雲罕鳳凰

道游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

一作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

呂曰帝王世紀燧人氏沒庖犧氏繼之而王首德於木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故稱太昊以木傳子摠終始而可見史歷書魯人公孫臣

以終始五德上書漢郊祀志自齊威王時騶洎虞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之

夏殷周茲炳煥蕙倩秦失之於狼貪蠶食項羽傳貪如狼

狠如羊韓非子諸漢綴之以蛇斷龍戰漢書贊漢承堯運德

祚已益斷蛇著符旗幟尚赤中莽泔一作莽夫何

從聖蓄縮曾不眷一作不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

音梨長楊賦分梨單醜害馬之蹄齧莊子為天下何以異于牧

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巴郭曰馬以過分為害

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

遭觸蹶謂則天武后氣慘當作躓乎脂夜之妖勢

回薄乎龍蛇之孽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

咎霜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一日有

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汚人衣淫之象也皇

極之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伏惟陛下勃然憤激

之際天關不敢旅拒鬼神為之嗚咽高衢騰塵長

劍吼血謂玄宗為臨淄王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

之將頽漢李尋傳紫宮極樞通位帝紀注紫宮天受休禎龍拾清芳於已缺鑪之以仁義鍛之以賢

哲聯祖宗之耿光捲■狄之影撤說文擊擊也蓋

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

為稷禹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蠡爾

差僭燦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漢律曆志

清臺課諸曆疎密凡十一家非黃鍾而他律雖當

其月自宮者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

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孟康曰空積若鄭氏

分一寸為數千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

於興廢繼絕唐書王勃曆算九精嘗謂王者乘土

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

乘木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

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

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

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診氣

遂作唐家千歲曆此云刊定於興廢繼絕蓋主于

安之而後觀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

外一字千金而不滅漢律曆志數從統首日起算

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

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而五數備矣史記呂不韋集論號曰呂氏春

秋縣千金於市能增損一字者與之按唐書開

元中僧一行精諸家曆法言麟德曆行用既久畧

緯漸差玄宗召見令造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

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

年草成而一行卒張說與曆官等次成之課密以

下蓋指此上曰吁昊天有成命詩序昊天有成

為言也命郊祀天地也惟

五聖以受五聖注我其夙夜匪遑實用素樸以守

見詩集

吁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

元之垂裕於後夫聖以百年為鵠鷺口豆反道以萬

物為芻狗呂曰莊天地篇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

老虛用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今何以茫茫

狗汪視之如芻艸狗畜而不貴也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筴拂龜於周漢之餘

下居鄭詹尹緩步闊視一作緩於魏晉之首列子

乃端筴拂龜永乘軒緩步闊視視闊步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

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

意不在抑一云當作仰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

金馬碧鷄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呂

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

醮祭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注金形似馬

碧形似鷄奉郊廟以為寶增

休惕以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大庭氏注

見詩

陳子龍曰三大禮賦辭氣壯偉非唐初餘子所

能及按玄宗崇祀玄元方士爭言符瑞又信

進封西岳賦表舊唐書天寶九載正月羣臣奏封西岳從之二月辛

亥西岳廟災時久旱制停封西岳玄宗御製西岳碑十有一載孟冬之月停鑿廟下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崇封之禮按表云年過四十又云篤生司空爲十三載冬所上無疑蓋先以廟災及早停封至是公始進賦以請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

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荅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摠竭憤懣領略不則作封西岳賦一首以勸所覲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岳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集一作習福應交至何翠華之默默乎維岳固陛下本命

以永嗣業

玄宗御製西嶽碑子小子之生也歲景

命故常寤寐靈

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

舊書

紀天寶十三載二月戊寅右相楊國忠守司空甲申司空楊國忠受册天雨黃土霑於朝服唐會要臨軒册三公自神龍以來册禮久廢惟天寶未册楊國忠為司空斯又不可寢已

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

穆天子傳

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

冬乃展采錯事

封禪書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

采錯事

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

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匪獻納奉表進賦以聞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岳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

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十月如兗州十一月庚寅封於泰山辛卯

禪於梁父壬辰大赦免所過一歲兗州二歲租

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

太原還於長安

通鑑開元十一年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

州為太原府刺史為尹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二十年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丑至北都十二月

辛未還西京

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

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

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

於江水

注俱見詩集

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

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
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
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
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
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
痛矣雖東岱五岳之長足以勒崇垂鴻河東賦因以勒崇垂
鴻與山石無極伊泰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事
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封禪書繼昭夏
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其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

麼不足比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二君
風雨所及日月所炤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惡
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一作義云國
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
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邦國掃
除曾顛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
白虎通封禪金泥銀繩或云石泥金繩封以金印
吳越春秋宛委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
其文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咏之極故作封西岳
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覲聖意

因有感動焉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岳覽八荒御白帝

之都

洞天記華山太極總仙之天即少昊為白帝治西岳

見金天之王

舊唐書玄

宗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為金

天王傳信記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至

廟見神未髮紫衣纓鞅俯伏庭東南大栢樹既刊

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

注見大清官賦

茲事體大越不

可載已

河東賦盛哉鏢乎越不可載已注越日也其事甚大不可盡載

先是禮官

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

萬騎已雙略怡

丑吏切

擬

音擬

屈矯陸離惟君所之

略

見南郊賦相如大人賦沛艾赴蟬佻以怡擬兮張

楫曰沛艾駮駮也赴蟬申頭低昂也怡擬不前也

河東賦千乘霆亂萬騎屈矯師古曰屈矯壯健貌

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

李斯書建翠鳳之旗河東賦乃撫翠鳳之形飾以翠羽班固南巡頌運

撞鴻一作鐘發雷辨格澤之修竿

漢天文志格澤星如炎火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

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客大人賦建格澤

之修決河漢之淋漓河圖括地象河精上墜翹翹之霏霏

王壽夢賦捐翹赤松前驅彭祖後馳赤松子註見詩

祖姓錢名鏗陸終氏之仲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禱風雨輒應

方明夾轂昌寓宇侍衣漢律歷志商太甲以冬至

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

黑上玄下黃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

車陶弘景真靈位業圖第四山靈秉鉞而踉蹌海

中位有寤卦方明力牧昌寓

若護蹕而參差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綜曰海若海神風馭御冉以

縱變嵩上聲○北周祀園丘歌風為馭雷為車

螭蹉音雌而遲蹠音尼○謝朓繞雲螭文選注變蹠虬龍動貌

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閃

候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上方具左燾黃

屋漢高帝紀紀信乘黃屋左燾注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燾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

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鸞和儲精澹慮華蓋

之大角低回大角注見詩集北斗之七星皆太春秋運斗樞斗第一

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屆蒼山而信宿屯絕

壁之清曙既臻夫陰宮犀象碑兀戈鋌窳率飄飄

蕭蕭洶洶如也河東賦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踴踴如也是太一抱

式玄冥司直太一見太清宮賦三式有太天子乃

宿被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劣音疾力○甘泉賦駢蒼螭今六素虬

上二部大集卷一

魯靈光殿賦前劣天語祕而不可知代欲聞而

不可得漢郊祀志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

言萬歲云問上上柴燎上達神光克塞泥金乎菡

菑之南菡菑謂華山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

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天老注問太微之所居

史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庭正義

於禁稽上帝之遺則颯弭節以徘徊離騷吾令羲

林賦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撫八紘而賦乙減黑

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忽風翻而景倒甘泉賦歷

飛梁澹殊狀而異色罔若褰祛開帷下辨宸極者

久之雲氣蒼以迴復漢郊祀志上封禪泰山其夜

山嘑呼業而未息武帝紀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岳

者三登禮罔不答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

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舊本作飛龍之

中歌飛龍秋游上天注秋飛貌荀子鳳皇秋秋詔

注猶踳踳羽獵賦秋秋踳踳入西園切神光

王屬以中休穆天子傳天子北至犬覲羣后於高

掌之下水經注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

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

跡仍在華岩西京賦張大樂於洪河之洲一作芬

巨靈顛負高掌遠跡房中歌芬樹羽林雲景杏樹羽林莽不可收冥注所樹羽葆其盛若林千人

舞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跋跋注見詩集鳳皇蔚跋而

來遊或曰跋疑作跋舞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

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為

之相峽楚兩切韻會萬穴為之倒流又不可得

載已久而景移樂闕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

封泰山禪梁父梁父泰山傍小山白虎通封者增

示報天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纂終古當鑒前

史至於周穆漢武豫游寥濶亦所不取此苟切惟此

西岳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

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岳於諸

侯錫神以茅土豈惟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

扈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為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

蒼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

曰黃帝顓頊漢郊祀志黃帝封泰山禪乘龍游乎

四海發軔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

大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予在位

...

發祥賁祉者河東賦發祥賁祉注賁降也祉福也焉可勝紀而不得

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

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歔歔公也臣甫舞手蹈

足曰大哉燦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

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

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

靈歸華清謂華清官也

進鵬賦表

按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與前進三賦表云生長

臣甫言臣之近代陟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

不復炤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

墜素業矣亾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

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

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

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

上玉堂者甚多矣惟臣永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

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

哀憐之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

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臯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涼見一鶚而直上以雄才爲已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畱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

鄒陽書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此鵬之大略也

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瀟風雲亂起雪

一作雲

互山陰冰纏樹死迷向

背於八極絕飛步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躑躅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椽杙

長楊賦採截辭而待尤者而綱紀表狎英華作神羽而

潛窺順雄姿之所擬傳玄鷹賦雄姿歛捷來於森

木固先擊一作繫於利背東京賦秦政利背解騰攫

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諸本作令誤今據之

課數備而已及乎司一作開文粹隸受之也則擇

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

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英華作殊

飾呈於至尊搏風槍彘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

獵平原寒蕪空濶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

卷毛血之奔崩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

堵墻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

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

迴惑我往來趨起我場圃雖青骹帶角傳玄蜀都

駮素白鼻如瓠感奔蹄而俯臨飛迅翼而一作遐

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遠屢攬之而脫穎便有若

於神助是以嘒嘒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韝而繚繞

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

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文粹作宿

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鴟鴞之倫

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

有味乃不一作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

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

將起而復文粹作遄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

盡取且快文粹作决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

降精於金立骨如鐵魏彥深鷹賦身重若金爪剛似鐵目通於腦

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

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

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

畏必使烏攫之黨漢黃霸傳吏出食於道旁烏攫其肉罷鈔盜而潛

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遠諸本作虛誤今據墜豈

比乎諸本作豈非誤今據虛陳其力以竊其位等摩

天而自安樂府黃鵠摩天極高飛與槍榆而無事者矣莊子决起

而飛槍榆枋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

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巢養子青冥俟爾年歲

茫然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春秋元命苞瑞光星散為鷹衆

雛儻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卒章傷此鳥之不得

見試寓
意可感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
 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
 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而無事於天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英華天風
 嶮乎廻薄上揚雲旂兮下列一作猛獸夫何天狗
 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狡狴小如猿狖音右忽不樂
 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

柱一作樹

欹而金鑱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

窟兮斯豈踰晝

天狗來自西域即西旅貢獒之類故以流沙月窟言之

日食

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
 終無自私必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於畋
 則蚩尤之倫已脚涓戟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
 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
 豹以相纏感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
 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
 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罔髡矢與流星兮

漢書注鳴鏑箭也

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迸

英華作並

集今

始拘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今已歷塊而高卧

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

英華作等

以為大

徒賀切

既而

羣有噉昨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今翻投跡以

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

僂秃兮無竟鬼以自助各弭耳低回閉目而去

以上

皆序馳獵之事

每歲天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蹶蹶以皆

從兮四

英華作肆

猛乞鈇銳乎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

今胡

一作故

役役從此軍而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

今聖人為之豁迎風虛露寒

迎風露寒見詩集

體蒼螭軋

金盤

金莖承露盤

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

俱觀宜其立闐闐而吼紫微兮卻妖孽而不得上

于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君之渥歡使昊

局間切

處

而誰何兮

說文昊犬視貌从犬日聲他本作臭處誤也

備周垣而辛酸

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闐仰千門之峻

一作

峻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思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

之忽殫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

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于天兮

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一作致身之暴露兮遭縱

觀之稠叠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

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畫馬讚

韓幹画馬毫端有神驍驪老大騾褭清新魚目瘦

腦龍文長身漢西域贊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注四駿馬名

雪垂白肉風感蘭筋相馬經蘭筋豎者千里馬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

者目上痕逸態蕭疎高驤縱恣四蹄雷電一日天

地御者閑敏去英華作云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

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一作哉但

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晉書卷之十一 雜記 雜述 雜說 雜記 雜述 雜說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江夏 程 封

參定

同邑 張拱乾

為闡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為夔府

栢都督謝上表 為遺補薦岑參狀 奉謝

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

殘寇形勢圖狀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

五首 唐興縣客館記 雜述 秋述 說

早自東西兩川說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
微仙閣畫太乙天尊圖文平祭遠祖當陽君
文 祭外祖祖母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
文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唐
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
君盧氏墓誌銘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目錄

終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續添 廣德元

年作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自海隅萬里百

姓感動喜王業再康

一作造

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

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
輸異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部
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

本二音文集卷二
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亂常

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

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事在廣德元年成都已不安矣楊

琳師再脅普合楊琳即楊子琳通鑑永泰元年瀘川牙將楊子琳舉兵討崔府此云

再脅普合其事未詳唐書頤頤兩川不得相救百

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

按閬州舊書通典通志俱屬劍南東道新書屬山南西道此云本州山南所管與新書合唐書方

鎮表廣德元年升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為節度使尋降為觀察使領梁洋集壁等十三州治梁州

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

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

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

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

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

為之臣竊恐蠻■得恣屠割耳寔為陛下有所痛

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

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

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

臣舊德智畧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於蒼黃之際

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一作於當時扶泥

塗於已墜今本之際以下二十三字誤在後鎮撫不缺句之下整頓理體竭

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

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

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

援是重斂之下免出一作多阻西南之人有活望

矣按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既增節度東川兵馬便可并付西川減省幕府繁費高適奏請罷東

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意亦與公同也必以戰伐未息勢

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

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眾望也特章梓州為臣東川留後故云

於所守分一作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

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已伏惟明

主裁之勅一作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

雜賦名目伏願省之又省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

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閫一作以仗賢

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

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

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俶擾臣素知之臣之

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註見

詩集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唐書鄯州

注度西月河一百十里至多彌國同謀誓眾於前

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

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

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

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相見無日

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

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

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濶之

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

聞諸道路云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唐書廣德

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

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

敗形一作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栢都督注見詩集

臣某言伏見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

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

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
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
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營
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一作階級
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
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
歛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
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
之人庶古之道內救學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

盡

一作

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

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
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
謹遣某官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
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上

一作

立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

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

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

薦等狀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補闕臣韋少游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本傳甫與房瑄為布衣交瑄以

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得

解按唐書韋陟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瑄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疎之觀此則當時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許違忤聖旨

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

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

臣愚慙赦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

誠蔽死罪死罪臣

英華有比字

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

實從問道獲謁

一作面

龍顏猶逆未除愁痛難遏猥

廁衮職願少禪補竊見房瑄以宰相子

瑄父融相武后唐書

宰相表長安四年十月懷州長史房融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宗即位除名流高州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眾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唐劉商胡笳曲序蔡文姬善琴能為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今胡弄是也李肇國史補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遊瑄門下有口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覲望陛下棄細

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華英作未竟闕於再三

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義郎行在一本無左拾

遺臣杜甫狀進錢箋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瑄所

昵數通疎謝為有司効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

貌古心遠意開體和撫弦韻聲可感鬼神天
寶中給事中房瑄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
來不遠千里子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
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
其門後為相豈能遠棄哉又賅謝之事吾疑
譜瑄者為之而庭蘭朽毫豈能辨釋遂被惡
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請之公無愠色唐人
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
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
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
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載而下為庭蘭雪此
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以補
子美之闕矣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

聚苟活之日久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廣平王入

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
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
又召募河北諸郡人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
眾至六萬軍聲復振

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

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

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

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

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感日甚自救不暇

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

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項

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史思明

囚阿史那承慶等遣其將賈子昂奉表以所部十

三州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

以所部來降思明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子朝

義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

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

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兵馬在賊左脅實為平盧

唐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營州置平

盧軍使七年升為平盧軍節度通

鑑至德二載安東都護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

襲殺偽平盧節度徐歸道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

以葦筏渡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

安下之平盧在幽燕之東故曰左脅

賊動靜之

一作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

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畧河縣草竊秋成臣伏

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唐書鄆州隋東

屬河南道通鑑至德二載七月靈昌太守許叔冀

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乾元元年八月

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

度使公作狀時叔冀尚未鎮滑濮故曰軍鄆州也

西北渡河先衝收魏唐書魏州漢魏郡元城縣地

屬河北道時為安慶緒所據

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

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李銑上元初領淮西節度

副使殷仲卿上元初自青

州刺史領淄沂滄德棣等

州節度使孫青漢無考遷迄渡河佐之收其具

博唐書貝州隋清河郡博州隋武賊之精銳撮在

陽郡之聊城縣俱屬河北道

相魏衛之州唐書相州漢魏郡衛州賊用仰魏而

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

北庭等軍通鑑乾元元年八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詣行營三月鎮西北庭行營節度

使李嗣業屯河內渡沁水沁水在澤州收相衛賊若廻戈距我

兩軍謂郭子儀李嗣業之軍臣又請郭當作郭音廓口祁縣等軍

按唐書邠縣屬代郡都督府邠口疑在其境通鑑注邠口在洛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舊書

邠口在相州西山祁縣本漢縣屬并州太原府時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兼領澤路節

度使嶂口祁縣等軍驀嵐馳一作驀山風馳屯據

當指二鎮之兵也唐書嵐州本隋樓煩郡之嵐城縣屬林慮縣界河東道林慮漢隆慮縣屬相州

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炅等軍時季廣琛爲

魯炅爲淮西節度使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唐書黎陽屬

析黎陽置屬相州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

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於王師必

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罰待罪未精慎固之守

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

圖如狀伏聽進止

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唐六典

諸州每

歲貢人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試雜文
兩首策時務五條
時公貶華州司功參

軍

問英華有古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之用給郊廟宗社

一作郊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

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

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

東寇猶小梗謂安慶率土未甚闕總彼賦稅之獲

盡贍軍旅之用英華有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

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

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問

之寔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

涓收儉之道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一作在此

矣得游說乎道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

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

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潼

在華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

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一作色况軍書未絕

王命急宜插羽先翥於騰鷹薛道衡詩插羽夜徵兵敵帷不

供於埋馬禮記敵帷不棄為埋馬也豈芻粟之勤獨爾寔駉駉

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

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

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合宜間

闕罷杆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英華作佳

論當聞濟時英華注云名賢之理

問通道波濤隨山濬川經啓策問作啓關

疏奠名賢策問作鑿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

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

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唐書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

因石渠會灞澮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又有永豐倉有臨渭倉又賴此而

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

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

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繕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

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漢溝洫志

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水貫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澄城商顏商山之顏也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

溝洫志荷鋪成雲決渠如雨填淤

空荷成雲之鋪復擁填淤之泥

注見詩集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

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論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

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左傳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

日吾聞致師者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靡旌驅疾也掉正也況寇猶作梗兵不

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曙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

息灞上之管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一作

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

鬪亭午放其庸一作備保課乃菽麥以為尋常夫悅

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英華未作工

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往

日及瓜而代趙盾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

桑之餓人也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

目唐侯者已昔舜帝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

王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

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

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

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之聖

哲未有不以君倡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

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仁一作純孝之聖樹非

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

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

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

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兵將雲合淇上之

捷書日至注詳虎兵馬二三子議論弘正詞氣高雅則

遺侵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

於堯舜降及英華作雖降元輔必要之於稷卨英華作夔臯

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

王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英華作何往不順

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

第哉頃之間孝廉一作秀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

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

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

於量資幣權子母國語景王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民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

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

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大小利之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子輕

也其輕少漢食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貨志

半故為子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

莢也王莽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

形如刀長二寸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

文曰契刀五百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

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管子使萬室之邑必

萬千室之邑必有千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

鍾之藏藏經百萬漢書列傳田千秋代

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劉屈氂為丞相封富

民侯食貨志素弘羊為治粟都尉領

大農代孔僅幹天下鹽鐵賜爵左庶長是以英華

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唐興縣客館記

唐興注見詩集

上元二年作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

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一容

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

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客一作四容

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

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北作之開閔作之堂構

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通梁直走嵬將墜壓

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發洩霜露潛靜深

矣步欄復一作雷萬瓦在後匪丹腹為實疎達為

廻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

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

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

工亦無置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

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

焉某無以栗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

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

或曰明府君之後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

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

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

於館之醴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廡
君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樹
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
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
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美哉是館
也成與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本
多府君之德也解署之福也二句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
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
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一作千一百八十

八杜氏之老記漢律歷志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
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
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
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蜀執文志云此篇疑有
誤闕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
爲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按史孔巢父少與韓
準李白裴政張叔明
陶沔憲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此云張叔卿豈卽張叔明邪二才士者聰明深
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今問不已任重致
遠速於風颺也是何面目黧黑嘗不得飽飯喫會

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
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汝未之知也由天乎有
命乎雖岑子薛子岑參薛據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
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
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
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友而已叔
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
泰山冥冥崕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

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爲兄

秋述

年譜天寶十載公年四十此云四十無位當作於其時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
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
不入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褻近
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
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未詳
其獨蹢躅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
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

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
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一本無文章則子游

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

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

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

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

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

無述而止

說旱原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
奉此說實應元年作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

雩一本有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

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

月不雨一本有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

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

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

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

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去聲者又已革削矣

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

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
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
盡放使囚圍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
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成都華陽及府繫為始管內
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
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
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
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
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

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
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
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
以為至仁之人當一作常以正道應物天道奚近一作
天道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說續添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西山注見詩集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

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
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

侵掠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西北與吐蕃接

天寶後臣吐蕃邛雅子弟不能獨制唐書邛雅二州俱屬劔南道雅州為下都

督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憑陵本自

足支也推量西山邛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頃

三城失守三城注見詩集廣德元年陷於吐蕃罪在職司非兵之故

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

於其世襲刺史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蓬

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馬雅州都督一十九州

並生羗生獠羈縻州天寶已前歲時貢奉又黎州統制羈縻五十五州皆徼外生獠松州都督羈縻

州如今之土官也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一作漢卒偏裨將主之竊

恐備吐蕃在羗漢兵小昵而彘郟隙隨之矣况軍

需不一本無需不二字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宜一本無宜

字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罰申

其哀恤致其歡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

人意而優勸一作勤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當作羗兵

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

不得使八州都管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

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

落之議於中肆予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

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俗

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

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已由策嗣羗

王關王氏舊親

舊唐書貞觀元年左上封生羗酋董屈占等舉族內附復置維州威

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羗置小封縣又貞觀十

五年西羗首領董周貞歸化置徽州又貞觀二十

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置當州以蓬

為刺史子屈窮襲又顯慶元年生羗首領董係比

內附乃置悉州以係比為刺史又開元二十八年

析維州置奉州以董宴立為刺史天寶元年改為

雲山郡又改為天保郡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

兵馬使嗣歸成王董嘉俊歸附乃立保州以嘉俊

為刺史此云嗣羗王疑即嘉俊也時吐蕃陷松維

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上云今城失矣襲王如

故以此知其為嘉俊也 王氏疑即 西董族最高

王承訓時沒吐蕃見巴蜀安危表 諸董之中西董最

高西董未詳為誰 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

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

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哉縱一

部

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

不足愛

邛南注 見詩集

八州之人願買勇復取三城不日

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一作明正色遣之獠

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

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
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
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
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
而還賃一作其地豪俗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士
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
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
豪家力田耳但一作均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
供王命下安疲民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

一本無此豪族以下十字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

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瘼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

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一本無縣官長手下哉

村正雖見面一作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

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

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一作權在進退聞上而

已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乙天

尊圖文魏書釋老志道家之源出於老子

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

為飛仙之主長安志羅漢寺在萬年縣南六十里終南山石鱉谷有羅漢石洞三舊

圖經曰本唐紫微宮天祐初為寺今云紫微仙閣始即紫微宮也隋書衆經或言

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共疑之

石鱉老長安志石鱉谷在萬年縣西南五十五里張禮遊城南記百塔在終南榷梓谷口塔

東為石龍谷放神乎始青雲笈七籤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天寶君治

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氣如青靈寶君治上清境即禹餘天也其氣玄白洞玄本行經五靈玄老君

者玄皇之胤太清之胃生於始青天中遊日乎浩劫之家浩劫注冷冷然御乎風熙熙然登乎臺

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蜀都賦結陽見龍城之延閣

虎日月之君茅君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服之拜太清龍虎仙君巨於疎

梁塞於高壁骨者鬣者哲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嚴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清靈真人裴君

傳仗青旄之節綠輿駢然雲笈七籤三道秘言太極真君乘玄景綠輿上

以周流九宮諸紫微宮仙官泊鬼官無央數衆西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仙官二萬四

千真靈位業圖鬼官楚嚴公趙簡子等見有七十五職陽者近陰者遠俱浮

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尊矣已而左玄之屬吏左玄君注見太

清宮三洞弟子某雲笈七籤三洞者洞言通也其統有三故曰三洞第一洞真第

賦

賦

賦

賦

二洞玄第三洞神天寶君為洞真教主靈寶君為洞玄教主神寶君為洞神教主靈寶經目序元嘉十四年三洞弟子陸修辭敬示諸道流云云進曰經始續事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續善曰續讀曰繪凡畫者為繪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

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概帝君救護之慈朝音潮拜之功曰若

人存思我主錄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

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謂老君嘗為周柱下史柳氏今繼其後獲隱默乎忍塗炭乎

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乙之威神

於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率

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而一作

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水是畢

弋鉤罟削格之智生莊子注削格所以設羅網者是機變繳射

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

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氏中央氏

尊盧氏一本無此三字輩結繩而已因提紀容成氏傳八世中央氏尊盧氏俱

見史記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

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

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

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

患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

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以此馭賊臣惡一作愚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

下洶洶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噶噶之

意種種噶噶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

卷黑簿注見上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搜神記北

北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與

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

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辭

畢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卻走不

敢貳問

祭遠祖當陽君文續添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

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

將軍當陽成侯之靈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襲祖

爵豐樂亭侯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
軍事孫皓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年六十三卒追
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初陶唐出自伊祁史記索隱

氏預在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預在

內七年損益萬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預在

荆州因醮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
正見一大蛇垂頭預在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

而吐聞者異之預在智名克彰晉書襄陽謠曰後世無叛繕甲江陵稷

清東吳晉書太康元年預進攻江陵克之沅湘以

羣帥徑進秣陵所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指授建侯於荊邦於南土河水活活

過城邑莫不束手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晉陽秋曰杜預造舟為梁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晉書

預以孟津渡時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
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

也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晉書

思典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預耽鳴呼筆

家譜第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預耽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晉書預先為遺

郎嘗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

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遠

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

也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珍寶也山多

美石不用必集消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
工巧也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
為將來兆域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雖不比邢山
然東望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情之
所安也故遂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
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稱此子孫一以遵

之靜思骨肉悲憤心胸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側賣切仲多藏之

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

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

以采繫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莊皆切列孫嗚呼

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祭外祖祖母文續添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

房一作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晉書鄧攸傳天道無

知使鄧伯道無兒魏舒傳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元陽當作陽元緬惟夙昔

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

門注詳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錢箋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永昌年與

子直俱為丘神勅所陷繫詔獄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爵贈司徒日府君之外父者

蓋舒國為府君外王父也於贈李義詩可考 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

雌伏單棲雄鳴折一作羽憂心愒愒獨行踽踽悲

夫逝今本缺逝字 景分飛忽間於鳳凰咄彼讒人有詞

何今本缺何字 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我母如之

下室謂下請室也深徃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今本缺是

字布裙扉屨捉餉潛出昊天不備退藏於密久成

凋瘵溢至終畢蓋乃事存於義陽之誅名播於燕

公之筆錢箋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慎亦下獄改姓虺氏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

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惛等五人垂世中並遇

害中與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口初永昌

之難王下河南獄如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扉屨

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頓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

為勤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

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播於燕公之筆也

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冢婦盧氏其

為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陽二子配在

雋州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

啼號抱遠乞代已死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

稱為死悌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齋至孝潛

通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太子司議郎

裴仲將王死嘔血數升絕膏沐者二十年王既歸

葬一慟而卒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勤孝孝

悌萃於一門未有如紀國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之盛者也余是以詳著之

今本缺是

如所愛豈無舅氏不如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輝

漸積一作清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

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烟

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一作晴

天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

相二音文集卷之二
頃盡血下相續者矣撫奠遲廻炯心依屬庶多載
之灑掃循茲辰之軌躅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房瑄事詳詩集注

維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尊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樸既散聖人又沒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

干紀烟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

趙次公曰小臣二語蓋謂李輔國也

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

一作挫

直詞空聞泣血時遭祲沴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折

貶官厭路讒口到骨

讒口謂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請惡瑄貶之事見唐書本傳

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濶遠元精茫昧偶生賢

達不必際

一作濟

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賈誼慟哭

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

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内因循寢疾顛頓無悔矢死

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絕安

放夾英華作挾載豈無羣彥我心怵怵不見君子逝水

滔滔泄涕寒一作塞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緇爰

操撫墳日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唐書瑄子孺復終容州刺史

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

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悒州府

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

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栢故鄉粉梓

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

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

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

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邑

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氳立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

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

哉尚饗

唐詩紀事司空圖曰子美祭房太尉文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黃曰碑云自我

之西歲陽載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立於是年也東觀餘論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碑末云云若其葬年所作豈得稱白頭稽阮與埜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闕然則其立碑蓋在薨後十年非皇甫葬時也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

可稱傳

一作存

乎舊史

帝王世紀黃帝四妃生子二十有五人帝嚳四妃生稷及

堯及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

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

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

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

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

諱口字口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尚封商於

赫有光伊立祖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

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紱冕所

與列為公侯古有皇父充石

左傳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

師禦之形班御皇父克石注則其宗可知已夫其
皇父戴公子克石皇父名

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臧榮

緒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年二十始
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
作不應自稱玄晏先生後卒於家按謐撰帝王世紀十卷年歷六卷故曰刊正帝圖也則其

家可知已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

蕭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禮記玉氣如
白虹天也

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注見詩集曾祖烜皇朝宋

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

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

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於胎教

列女傳太任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
不出傲言洩於豕牢而生文王君子謂能胎教故

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玄宗紀開元元年十一
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

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羣臣
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豈易其容止法度

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告良家女擇視可否充

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

月鮮白美玉處石崖津潤澤三輔決錄孔融見韋
元將仲將與其父書

日不意雙珠生於老蚌吳都賦蚌蛤珠胎與
月虧全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結禱

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後漢皇后紀論六
宮稱號惟后貴人

貴人金印紫綬漢舊儀皇后婕妤好乘輦由是恩

餘皆以茵四人與以行同輦注見詩集

加婉順品列德儀通鑑上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

六儀德儀其一也杜氏通典雖掖庭三千爵秩十

唐內官有德儀六人正二品後漢皇后紀論孝元之後世增隆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四掩六宮以取俊

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

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

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元亨

利牝馬鳴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之貞此處疑况如亦既遘疾帖音帖如慮往上以服

何有脫誤

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乎

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

樹與楓木相似香聞數百里名為返魂叩其樹樹

能自聲聲如羣牛吼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

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振靈

丸或名返生香博物志武帝時月支國王遣使獻

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云能起天殘之死始
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過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
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散乃祕錄餘香
一旦失去此香出聚窟洲人鳥山山多樹與楓樹
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為返魂樹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志齊人
少翁以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
夫人及寵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桓譚新論
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
致夫人之魂及夜設燈燭於帷帷令帝居他帳中

遙望見李夫人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之貌婉若生時

癸未朔薨於東京其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

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

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牀到

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殞於崇政里之公

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

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

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

懷宜登四妃之列史記索隱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大戴禮帝繫帝嚳卜其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初學記式旌六行之美晉傳咸皇后贊

正嫡日元妃以下稱次妃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可冊贈淑妃唐書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

光崇六行動遵禮度是為夫人喪事所需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

唐書開元中適之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

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

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沒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

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

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

吁矣舊唐書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瑒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

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疎薄太子瑛鄂光王等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開元二十五年鄂王光王得罪廢通鑑楊洄奏太子瑛與瑤琚潛構異謀宜制廢為庶人尋賜死城東驛瑤琚好學有才識死不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以罪人皆惜之

公主子榮陽鄭潛耀一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

都尉唐書公主傳代國公主睿宗女名華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立宗女

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耀卒大曆時孝友傳開元中代國長公主寢疾潛耀侍左右累三月不曠

面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獨孤及鄭駙馬孝行記公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二十八年尚

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嗣榮昔王儉以公主

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載恩尚帝女為榮齊書王儉父僧綽嫡母武康公主

尚陽羨公主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魏志

拜駙馬都尉大將軍進孫長於宮省尚金鄉公主得賜爵為列

侯晏與夏侯玄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師即晉景皇

帝也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闕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

西自東都歸西都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

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楨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

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烟尋常涕泗闕塞

即伊關注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伊川在洛陽於是

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

園林鄭莊注見詩集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

上大悅主因請上臨山林應劭曰公主獻長門園以白頭之

稽阮稽康阮籍豈獨步於崔蔡崔駰蔡邕邕集而莖老

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汎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闕游

夏入文學之科後漢鄭玄傳仲尼之門考以兼叙

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顏延之有宋文元皇后哀

妃誄南史敬皇后遷祔山陵謝朓撰哀冊文齊世莫及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

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婉彼柔惠

迴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

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其二珩珮是加翬禴音克

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於

獎飾禮亦尊異其三小苑春深離宮疲逼花間度

月同輦未飾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

終極其四馬相視履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寒

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熏燕趙一馬瀟湘片雲其五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非他之耻公主愁

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六巖巖禹鑿

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
鑄金石炤地蛟龍下天其少室東立繚垣西走

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

源與詞永久其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
講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
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
皇內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

系統於伊祁注見前分姓於唐杜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問曰古人有

言死而不朽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
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吾祖也吾知之
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傳鄉子來朝昭子問曰少昊氏以鳥
名官何故也鄉子曰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

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
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名無

考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名依皇朝監

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

名考某名審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

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誅為孝

童事詳下篇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

子實為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

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

君既早習於家風以陰教為已任執婦道而純一

與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昔舅沒姑老承順顏色

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

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

然固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

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惟其矜莊門

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

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周禮典絲凡祭祀供黼畫組就之物割烹煎和

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氣序若其先

人後已上下敦睦縣胡涓切聲知歸揖讓惟久在嫂

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獻之與客談詞理

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於娣

施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義客不能屈晉書王渾妻鍾氏字琰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

娣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

晉書王渾妻鍾氏字琰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

儀法度為中表所則適渾生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

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周給不礙於親疎况愛

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

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

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置諸子於

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以

還默契一乘之理法華經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華嚴疏鈔賢劫經中說佛有八萬四千諸度法門菩薩行時便能通達諸度法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

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

之美鞞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胡涓切

解莊子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曰以有繫者為縣則無繫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

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為熏修

所住著直畧切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

連天自浮星象則其著心定惠豈近一作遙於揚摧

者哉二句今本訛缺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於東京仁

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

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

聲蘋蘩晦色骨肉號今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

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

長適獨孤氏次閩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

寢疾也惟長女在列一作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

同會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

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

我起塔而塋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

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斂而幽隧爰封其

所歆虛金飾說文歆陳與服於咸遵儉素眷茲邑

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

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

童之猶子與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

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黃曰卧病於我諸姑

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楹之

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

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

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諡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

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列女

傳齊攻魯至郊遙見一婦人攜一兒抱一子及軍
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
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已子
也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
也姪之於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
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
君聞之賜一束
帛號曰義姑
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
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呼有唐義姑
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
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

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審之繼

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

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

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

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

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

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禮記舍人共飯米熬穀

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加庶人一等蓋遵

儉素之遺意坐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

甲可知矣遺奠之祭畢一大家相進曰斯至止將
 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厥飾未具時
 不練與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
 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
 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
 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
 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
 下以恕如地之厚縱一作敬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
 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

韻會姜氏封於盧薛氏所生子適丁歷切曰某開故

朝議大夫兗州司馬舊書職官志朝議大夫文散

上州司馬從唐書次曰升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

傳舊書杜審言傳審言貶授吉州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

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

言子并年十三懷刃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

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我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

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為文祭并

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
 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
 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
 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鈞平陽郡司倉參

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

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

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

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漢書公孫

弘養後母孝敬後母卒服喪三年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

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

同郡盧氏當作清河崔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錢箋此誌

代其父開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開曰升曰專太君所生日登誌云某等宿遭內難長自太君之手者

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升幼卒專先是不祿則知開尚無恙也黃鶴以為代登作又疑開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誌云開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兗州司馬

閑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公母崔氏此云冢婦盧氏盧字誤以祭外祖祖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

先生之母微故沒而不書或又大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崔氏其敢為誕妄如此按誌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猶漢書李廣傳所云故李將軍非謂已沒也舊譜殆因故字誤但閑時為兗州司馬

而誌傳俱云終奉天令考奉天為次赤縣唐制京縣令正五品上階閑自兗州司馬授奉天令蓋從

五品陞正五品也公東郡趨庭之後閑即丁太君憂必服闋補此官耳又按盧氏乃崔氏之訛極有據但崔之郡望為清河此日同郡疑併誤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

內宗外宗寢以疎濶者或立纁玉帛自他日互有

河此日同郡疑併誤

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

內宗外宗寢以疎濶者或立纁玉帛自他日互有

河此日同郡疑併誤

內宗外宗寢以疎濶者或立纁玉帛自他日互有

所至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大君之子朝議所遵貴因長子澤就私門亳邑之

都終天之地享年不久歿而猶視潘岳馬汧督誅沒而猶眠眠與

視同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終



